

中 華 公 進 模 範



許 母 徐 太 夫 人 甘 第 大

一位中國奉教太太

樞母徐太太之畫

後學林駟敬題



叙 言

此書是清初耶穌會柏應理司鐸所編。柏司鐸在江蘇傳教十年，繼潘國光司鐸爲太夫人的神師，故知太夫人的事蹟很詳。一六八〇年太夫人去世，柏公亦於是年奉使至羅馬，就在歐洲寫這傳略，呈給某伯爵夫人，一六八八年付印出版。

此書原係辣丁文，題作「一位中國奉教太太，凡中國的風俗，聖教的初基，教士的舉止，信友的規程，都順筆敘述，一時風行歐土，譯有法文班文本。

徐滙藏書樓，存法文舊本一冊，一八八二年，許采白司鐸節譯作

「許太夫人傳略」一九二七年，沈錦標司鐸復將許司鐸本改作普通文行世；二書俱應一時之需，與柏公原本自多出入，故重譯全文，略窺吾國當年的教務狀況，及太夫人聖德神功的本末。

此書開首便說：「如今將他的行實，略略敘述一過，待後更詳細地寫出」云云。不幸柏公於一六九二年乘航回華時，行至印度臥亞近處，遭風覆溺，太夫人的多多德蹟，就也盡付東流，洵是件吾國聖教的大不幸事。雖然，即此小小書冊所載，已足表見太夫人出類拔萃的功德；當今聖教宗庇護拾壹特諭吾國公進會會員奉為模範，太夫人的徽績益加昭章了。

本書譯事既竣，承北平陳援菴先生惠借寶綸堂稿全書，互相參

證，益見柏公原書所載，都有根有據；間有一二失確處，則據徐氏宗譜許氏族譜等略加考正，附註篇末。

原著首篇說：「將他（太夫人）一生的芳蹟懿行，寫了出來，給教中婦女大家觀摩做效；」結語則說：「余作此篇，並無別意，只是要歐洲士女，稍稍認識這位夫人的大功大德；且仿刻他的玉照，放在書首，使讀者瞻睹遺容，做效遺範，慨然相助中國傳教事務，拯救多多人靈。」譯者也就借此數語，貢獻讀者，貢獻吾國公進會會員，希望這「古今罕匹，中國聖教中獨一無二的女士，」勿徒留名史冊，還將虔誠脩省，樂善好施，傳教救人的種種熱誠，刻烙我們的心上，這是柏公編著本書的苦心，也是聖教宗奉太夫人爲公進模範。

的 意 旨。

一 九 三 八 年 夏

上 海 耶 穌 會 後 學 徐 允 希 識

許太夫人傳後序

一八八二年正月廿八日益聞錄稿

夫曜女貞之華，則取懷也廣，含坤順之德，則守志也堅。自來清淑所鍾，不間於巾幗，慈祥所布，反勝於鬢眉。故太任有思齊之賢，介母表成隱之智；振扶風之閭閻，厥有大家，流江左之淵源，乃生嬌女；推之高婦，則名垂金石，劉氏則功佐檐帷，要皆一代壺儀，千秋芳烈；生有慈君之望，死留沒世之馨。然而地道無成，難名壽石，閨箴雖勒，誰拾遺銘？惟能節懷冰霜，惠周閭里；可歌可泣，廣推化導之誠，立德立功，遍覆栽培之蔭，如許太夫人者，可得而傳焉。太夫人籍上海，爲明徐文定公光啟孫女，安友先生之嬌女也。幼而柔順，嫻內則之篇，長

復聰明，學椒盤之頌；錦織迴文之字，詩留靜女之箴；况更生篤靈明，修己以敬，志通渾穆，奉聖以誠。及笄適華亭許公，念祖儒士也，御下能寬，承家有則；稟柔嘉而表度，本和樂以聯歡；進堂上之羹，盤匱亦潔，奏房中之雅，琴瑟能莊。每於夙莫之時，更惕操持之志；愆尤洗滌，圭臬遵循；密室齋心，懷鑒臨之如在，虛真合德，極顛沛而無違；戒兢恐懼之誠，祓濯悚惶之意，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既而長子纘曾公，杏苑蜚英，木天翔步；知徐淑之教子，定望克家，幸歐母之撫兒，竟能食報；親受板輿之奉，大增棨戟之榮，而太夫人猶復抑抑彌謙，媿媿善下；繼遺徽於任氏，好義可師，留懿範於公孫，敦恭必飭，人戴溫良之化，世傳任卹之名。迨至霜節彌高，慈型愈遠；窮檐萬戶，共推煦燠之

仁，廣廈千間，大作孤寒之庇；類無歧視，勸有同心；志更勁乎凌寒，美但歸於造物；固已覆高陰於四極，馨芳志於萬年者矣。迄今獨繭功留，單鳥調遠；彤書罄竹，壽幽德於慈萱，黃絹尋碑，導清芬於貞石，猶綿綿焉清聲勿替也。

一 位 中 國 奉 教 太 太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教士回省	光先難教	開教外省	救助司鐸	父入鄉賢	長媳感化	善會領袖	慷慨濟施	閣老告終	教士入朝	始助傳教	幼年出關	賢孫繼世	相國開教	目次
五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九	六	一	(頁)
一	四	〇	九	七	六	二	七	一	七	四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謹慎聖事	后妃奉教	南公事略	捐款印書	景教碑記	教士墓塋	祈禱規式	救靈巧計	愛恤貧人	謙敬祈禱	敬禮神長	崇明開教	長子回頭	家庭橫禍	
九	八	八	八	八	七	七	六	六	六	六	五	五	五	(頁)
四	七	四	二	〇	六	二	四	三	二	〇	九	六	二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結語	終後情形	安然逝世	預備臨終	喪禮雜談	敬重聖物	拯救煉靈	樂善好施	佟夫人事	參觀聖堂	周急濟困	壽辰喜慶	治家懿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頁)
	二	二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九	九	九	
	五	二	七	三	〇	九	七	五	三	一	九	七	六	

附註引用書目

明一統志	5
適志齋集	39
寶綸堂稿	82
鶴沙自序	
<small>寶綸堂稿卷五篇名</small>	
江南傳教史	
徐氏宗譜	
許氏族譜	

勘誤表

5 頁	末行	1 六 改 一 六
39 頁	五行	癸酉 改 癸巳
82 頁	四行	Fallé Renaudot
		改 l'abbé Renaudot



許母徐太夫人玉照

一位中國奉教太太

——許母徐太夫人甘第大傳畧

書呈某伯爵夫人

一 相國開教

前從羅馬回來，刻了一位中國太太的像，夫人急要知道那位太太的歷史，如今就給夫人將他的行實，畧畧敘述一過，待後更詳細地將他一生的芳蹟懿行，寫了出來，給教中婦女大家觀摩倣效。

這位太太，是一位閣老的孫女，閣老是一國的大員，朝廷的首相。從前聖保祿歸化之後，就給聖教會創了一番赫赫的事業，如今這位宰相奉教以後，也費了多多心力，在堂堂中國奠定了聖教會。他領洗時，取名保祿，正預兆他一生襄輔聖教的熱心，人家就稱他叫

徐保祿。

須知中國，在京在省的一切官職，都視各人的才幹而給授，而且只有科第出身的，能陞任大位：徐保祿正中了科第，級級陞上，纔陞到這最尊最高的閣老的位置。（註一）

閣老生於南京省沿海的上海縣，隸屬松江府。按中國城邑的等次，不以區域的廣狹，人民的多少而定，只以所駐官員的大小而別。計全國共分十五省，地方遼闊，在他處各成邦國了；每省有幾座頭等城邑，駐着大官員，設着司法財政（即按察司布政司）等衙門，統屬於京中各部。（註二）

南京城舊為帝王京都，明朝時為南方京城，所以稱為南京。省中共有十四個頭等城，（即府城），一百十個二等三等城，（即州縣）（註三）——上海不過是三等城，向來也不甚著聞，自從出了

徐保祿，就赫赫有名了。原來上海人陸做閣老的，自古來只他一人，所以他的子嗣親友，就在故鄉建了一個雄偉的牌坊，雕着龍鳳獅獸，裝着匾額對聯，表示頌揚紀念的意思。（註四）

就在這世紀的初年，天主選這位宰相傳揚聖教在中國。他不但藉已權位與名望，薦舉傳教士入了朝廷，還隨時指導扶助保護他們，導引許多官員歸奉聖教；在艱難時，他上了一章奏疏，剖辨種種冤誣，甚至以身家性命作保：「如果天主教有邪術左道，違法干上等情，他甘受扶同欺罔的罪。」（註五）——在外省知好的文武官員跟前，也竭力推薦聖教，又翻譯許多聖教書籍，誠可稱為中國宗徒，聖教明師。（註六）——他又奉勸教士，禮接文人學士，講授科學與天文，以為是化導中國的最穩途徑；蓋中國自古崇尚的文章道德，細究之下，與聖教教義原無背謬之處。

註

一 按文定公名光啟，字子先，號玄扈，江蘇松江府上海縣人。

嘉靖壬戌（一五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生，年弱冠入學補

廩；萬歷丁酉（一五九七年）順天鄉試第一，癸卯（一六〇

三年）在南京領洗，取名保祿；甲辰（一六〇四年）成進士，

六月改翰林院庶吉士；丁未（一六〇七年）四月，授檢討；丁

巳（一六一七年）正月，陞左春坊左贊善；己未（一六一九

年）九月，陞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癸亥（一六

二三年）十月，陞禮部右侍郎；崇禎己巳（一六二九年）閏

四月，陞左侍郎；庚午（一六三〇年）六月，陞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壬申（一六三二年）五月，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癸酉（一六三三年）七月，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本年十月初七日（一六三三年十一月八日）終於

位，贈少保，諡文定；癸未（一六四三年）六月，追贈太保。

註二——按明制，中國分十五省：北直隸，南直隸（又稱南京或江

南，兼今江蘇安徽兩省），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

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清康熙始以江南湖廣陝西三

省各剖爲二，乃成十八省。

註三——明代江南共十四府：江寧，鳳陽，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

淮安，廬州，安慶，太平，寧國，池州，徽州，清初添徐州，潁州，乃成十

六府。又明代江南散州十四，縣九十六，共一百十。

註四——按一關老坊，一建在上海城內縣前街，民國二十年三月

爲工務局所毀，而以縣前街改名一光啟路，一續作紀念。

註五——按萬曆丙辰（一六一六年）五月，南京禮部侍郎沈瀛

疏請驅逐教士，七月公上疏爭辨，越六十年，康熙丙辰（一六

七六年，一本書著者柏公刻於石，立上海南門外聖墓堂中；光緒癸卯（一九〇三年）一本書譯者影印附文定公墨蹟後；章疏全文，見增訂文定公集卷五。

註六——按當時聖教書籍，必經公修潤勘定，然後梓行，其尤著者，天主實義，主制羣啟，七克，靈言蠶勻，推驗正道論等是也；若屬妄，謬周偶編，聖教箴贊，正道題綱等，皆公自著，爲世所崇。

＊

＊

＊

二 賢孫繼世

徐保祿奉教後數年，生了一個孫女，繼續他虔敬天主，熱心傳教。原來保祿受洗時，只有一個兒子，（名驥，字安友，號龍與，）體質孱弱，親友們就勸保祿照中國習俗，多娶偏房，得多生子嗣，傳宗接代，

繼守他的家聲財產。但保祿雖新奉聖教，信心却很堅切，絲毫不爲所動，反而向朋友說：「天主在聖經上禁止多妻，並將婚姻擢爲聖事，且作自己降生後，與人類及聖教會締結的象徵；婚姻之道神聖如此，夫婦間那可失貞背信，互相離貳呢？」

天主鑒他貞誠，降福他如聖祖亞巴郎一般，到了晚年，兒孫繞膝，樂聚一堂。保祿共有八孫，四男四女，我今給他寫傳的那位年歲最幼，但他的功德，可是最大，最得祖父的歡愛。（註一）

至於這位幼年的品行，與伉儷十四年間的景况，姑且不題。（註二）——中國婦女與世絕少往來，一生潛居深閨中，比深野尤深，無從覲面，因此化導伊等，很不容易，只得由伊等丈夫，先行講勸開導。伊等到堂望彌撒，領聖事，一年中僅可四五次；司鐸行聖事又須格外謹慎，只可帶領一孩童進堂輔祭，其他男子一概不許入內。

中國習俗，婦女們可入廟拜佛，與僧人隨意交談，爲此傳教士初到中國，也作和尙服裝，以便與普衆宣講聖道；但不久變了方針，一來，與官員士子家長等交接，於聖教更多實益；二來，婦女們生性誠篤，不必教士親去講勸，只給伊等閱看書籍，或由丈夫講解，也會瞭解聖教的奧義。

當時徐保祿與其他官員，很敬仰教士，很願與他們交識，討論數理，講求西學；見得和尙們大都卑鄙，人所不齒，而凡官員及有身分的人家，都不屑與他們交往，因此勸傳教士卸去僧人袈裟，穿上士子衣衫，改稱爲泰西傳道天學士，於是教士都稱天學士了；只後湯若望南懷仁兩位耶穌會神父，蒙皇上擢爲欽天監監正，便奉教宗依諾增爵拾世和亞歷山柒世恩准，得受官爵，服朝服了。

註一——按文定公九孫，五男四女：長孫爾覺，次爾爵，次爾斗，次爾

獸，次爾路；長孫女福禮濟大，適本邑艾廷槐，次卽甘第大，適松

江許遠度，次□□□，適本邑瞿葉，次瑪爾定納，適本邑潘堯納：

此云「四男四女，甘第大年最幼」者，誤傳也。

註二——按甘第大年十六于歸，四十六夫亡，伉儷者三十年，此云

「十四」亦係誤筆。

*

*

*

三 幼年出閣

許母徐太夫人，洗名甘第大，因他領洗那天，正是這位聖女禮日。

甘第大的母親（顧氏）也很熱心，早將教友的本分，救靈魂的方

法，一一教導子女，因此甘第大十歲上，就知道奉天上聖母作爲主

保，並立下一願，天天念若干經文恭敬聖母。但童年志弱，好幾次忘掉了玫瑰經，即患一場熱症，勢頗兇險，他想必是天主降罰，就重新定志，自此以後，總不疏忽；即重病之際，氣力全無，非神師嚴禁，仍誦念不輟。

甘第大奉親至孝，事事仰承庭訓，無奈年方十四，慈母見背，哀毀不可形容；又二年，遵父命出關，于歸一位姓許的富家爲室，（名遠度，松江府婁縣人。）（註一）——其時許姓尙未奉教，只因中國聖教初興，信友稀少，故蒙教宗破例恩准，得與教外聯婚，因此而教外歸正者甚多，正如聖后格洛底達 *Clotilde* 感化法王格洛味斯 *Clouis* 一般。

甘第大先領了各件聖事，然後過門。原來教內與教外成親，難處極多，所幸甘第大全家奉教，尙少週折。蓋按中國風俗，男女從不相

識，出嫁時，新婦一進花轎，轎門就鎖上，將匙交給新郎，到男宅後，由新郎開鎖，才得出轎。按中國未聞有鎖轎禮，柏公於此誤會可知。頭上蒙着紅巾，引到廳堂上，廳中排一几案，滿置香燭，中間供着神像，新夫婦一同伏地叩拜。每有奉教婦女，許聘教外時，先行說明到宅不拜邪神，否則退婚；曾有一教婦，因堅強不屈，竟得丈夫全家歸正。也有預定分拜的方法，教外的叩拜邪像，奉教的敬拜耶穌基督。甘第大就依此結了婚，相安無事。

甘第大到了夫家，正如聖婦莫尼嘉一般，一意溫柔順，敬愛丈夫；連舉八子，一一教養兼施，都成了天主的子女。年到三十，夫君逝世，（註二）——但死前二年，因夫人百般勸導，得領洗進教。夫人勸化夫君，正如乃祖保祿勸化八旬老父，（註三）——爲此夫人每自喜自幸，深謝天主，生在偌好家庭，父也，祖也，曾祖也，都虔奉聖教。

註

一 | 按許氏爲松江望族，世居西門外田村，先後中舉者十二，進士四，首爲樂善，官至通政使，著有適志齋集。樂善子二：長士偉，早卒無後；次士雋，子五，遠器遠猷，遠識遠度，遠略，棟華競秀，嗣族繁昌，今散處各方，存松者數家，皆溫文可風。

又按遠度三歲喪母，七歲喪父，乃祖樂善爲之完娶，聘書載適志齋集，附錄於左。

與徐玄扈行聘禮書

伏以金風薦爽，喜逢天上佳期，玉宇流輝，會舉人間勝事；緘綵鸞而問字，影聯錦沼之鴛鴦，托青鳥以傳書，日麗華堂之孔雀；盟申六禮，慶洽百年。恭惟尊太翁老先生（指文定公）朝家梁棟，人物羽儀；冠鸚薦于當年，藝林偉望，推紗籠而指日，鼎鉉高標。令郎尊親家先生（指公子驥）才雄竹箭，德類珪璋；經

笥宏深，竚看雲遶接武，筆花璀璨，預占天路蜚聲；平恕過唐室
之有功，後先克紹，清修軼漢世之孺子，作述相承。惟賢喬梓闡
教素嚴，聿成四德之令譽，故愚父子斗仰獨切，僭扳兩姓之姻
緣；重賴斧柯，得諧葭玉，良由天合，夫豈人謀。某裔自子將，人非
立度；從來拙宦，媿無補于朝家，老去歸休，甘自廢于丘壑。况令
孫女質脩鳳閣，宿稱詠雪之才，而小孫男訓缺鯉庭，未有凌霄
之望；自知非匹，深荷俯從。茲者藉手澗芹，倚天香而鬥美，訂期
玉杵，指新月以邀歡；虔治篚筐，愧乏瓊瑤之獻，敬將闕閱，仰祈
葑菲之收；維茲雁幣之淺淺，實關螽斯之蟄蟄；弗罪輕微而海
納，惟矢銘刻以山盟。

註二——一年到三十一句，宜改一年四十六。一

註三——按文定公先考事略曰：懷西府君，諱思誠，生平剛直悃愾，

好施子。少遭兵燹，出入危城中，所識諸名將奇士，所習聞諸戰守方略甚備。博覽強記，於陰陽醫術星相占候二氏之書多所通綜。晚年悉棄去，專意修身事天之學，以惠迪清昇爲宗。遷化之日，夷然處順，語不及私家事。：（見增訂文定公集卷一）

*

*

*

四 始助傳教

夫君去世後，夫人稍得自由，便矢志一心昭事天主。原來中國俗例，夫死，婦人概不再醮；一經父母命，嫁了一夫，即便合巹不過數日，也畢世守節，不生二志了。

我們至今還不能遵行脫利滕公會議定的婚制，司鐸不得主禮，也不得兩人證婚，更不得新夫婦交相握手，以表同情同願。在此可

見在中國傳教，須權宜從事，若強要執行聖教的禮規，必定僨事，杜塞了傳教佈道的門路。

中國婦女寡孀後，比伉儷時方便多多。夫人正是如此，自寡孀以後，還活了四十年（註一）——其時一切行動，真像聖保祿宗徒書上講的幾位聖婦，盡其所能，行救人靈魂的功夫。夫人不但盡力撫育八個子女（註二）——還盡力贍卹窮人，給養傳教士，像慈母一般。蓋他明知傳教士遠離鄉井，深涉重洋，別無他故，只爲光榮天主，拯救人靈，敷揚聖教真道，廣佈天國福音而已。

夫人幼時，眼見耶穌會神父寄寓祖父家中，避教難，辦教務；又見在中國傳教的，只有他們幾位，都精通天文數理，給祖父全家付洗；且因祖父酷好西學西器，乃把輿圖，地球儀，日晷，時鳴鐘，天文儀器，與玻璃的，水晶的，象牙的，景藍的物件，及碑帖圖畫等等，奉贈祖父；

這種種，夫人都親見目覩，感念不忘。

保祿死後，這些物件，夫人得的不少，但知這些物件都可用以交結當道，便將大半奉還教士，并囑轉贈中外官員，以與他們交好晉接。原來我們教士，在歐洲搜集繪像，圖畫，箱匣，望遠鏡，時鳴鐘，碑帖，風景圖等，莫非爲交結中國的官員與文人而已。并且我們在各各地方送了物件，並不喜他人餽贈，使中國人見了，深信我們遠別鄉里親友，冒着千艱萬險，跋涉長征，莫非爲救人靈，光榮天主而已。此種行度，在教難時，也便宜不少，一般貪財好利的奸僧，找不到什麼把柄，誣謗我們了。

註一——夫人居寡二十七年，此云四十，蓋謂熱心教務四十年也。
 註二——按夫人子三，續曾，續曾，述曾；女五，其一，嫁李南明，餘則無

考續曾號鶴沙，天啟丁卯（一六二七年）九月初二日生，洗名巴西略，順治戊子（一六四八年）舉人，明年成進士辛卯（一六一一年）授檢討，戊戌（一六五八年）補江西驛傳道別使，庚子（一六六〇年）陞四川布政使司參政，康熙甲辰（一六六四年）移河南按察使，冬十月以教案撤任，庚戌（一六七〇年）點雲南按察使，壬子（一六七二年）告歸，明年抵里，著有寶綸堂稿等書。

*

*

*

五 教士入朝

首先入北京的，是利瑪竇神父，在一六〇〇年，萬歷臨朝的時際。其時利神父自西國帶去時鳴鐘，儀器，樂器，及圖像等物，皇上與朝廷大員知道了，遂召他進京。瑪竇籌劃進京事，足有十七年之久，不

知費了多少心機，經了多少逆折，卒因帶去的物件，得進北京，從此信德的福音，傳到了全中國。其後教士在京，全賴徐公保祿一人保護得力。蓋其時保祿官禮部侍郎，禮部是六大衙門之一，兼管歷法事務。保祿因欽天監依回歷推算日月食，時有差誤，就奏皇上重修歷法，任用泰西學士，一新歷政。

其時有位德國耶穌會神父湯若望，到中國不久，攻治華文，著了一本古今交食考，保祿就給他刻板印行，分送禮部官員，禮部尙書見了，就上疏皇上，條呈修歷事宜，并舉侍郎徐保祿督領其事。保祿正待機會，薦引教士入朝，以資建設而傳揚聖教，於是上疏荐用西士治歷（註一）——只有欽天監的中國與回回官員，大起疑忌，不但怕失官落職，并怕召用外人，大損自己及中國的體面，何得數百年來，延用舊法，莫能修正。

西教士的宗旨，却不在欽天監的官銜秩祿。既奉旨召用，便夙夜辛勤，費了五年工夫，編譯多種天文書籍，製造儀器，徐保祿則給他們修飾校勘，督領一切。歷書儀器既竣，即進呈御覽，印發各省；（註二）——從此朝廷的信用益深，欽天監官員的嫉忌也益甚。

註一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五月初十日，禮部奏請修改歷法；十三日奉旨依請，一應事宜，再着另行具奏。七月十一日，禮部開列修歷事宜四款，議以徐光啟督領一切，龐迪我熊三拔等翻譯本書；十四日奉旨依議。七月二十六日，光啟條呈修正歲差事宜四款，三十三條，推舉鄧玉函龍華民二西士；八月初一日奉旨，西法自宜兼收云云。九月十五日，光啟領到治歷敕書關防，二十二日開局辦事。崇禎三年五月十六日，光啟題

請咨訪羅雅各湯若望到京；十九日奉旨，湯若望等既可訪用，着地方官資給前來。七月初二日羅雅各到京，初六日光啟請旨朝見；本日奉旨，羅雅各准朝見，到局供事。十二月初二日，光啟奏報湯若望到京，請准朝見；初六日奉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西士供事歷局者，前後二百餘年，其始蓋如此。

註

二 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文定公奏呈歷書一套六卷，歷表一套十八卷。八月初一日，續進歷書二十卷，恆星總圖一摺。崇禎五年四月初四日，第三次進呈三十卷。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奏報新成諸書六十卷。合計五年內，共成書一百三十四卷。

*

*

*

六 閣 老 告 終

其時教士所仰仗者，惟徐保祿一人，且其時邊患日急，皇上正須賢明輔相，擘畫軍國大事，而保祿一病不起，噩耗遽聞。其時湯若望久從保祿研習華文，供職歷局，聞公病亟，卽奔赴榻前，給行終傅聖事，只見保祿念切教務，心靈安泰異常，不勝傾慕，但聖教頓失泰斗，怒焉傷之。（註一）——保祿臨死之際，預料初興之聖教，必遭摧折，便薦舉一新教友（李天經）爲欽天監監正，託他保護教士，維持教務。（註二）——不幸此人秉性懦弱，不敢獨任艱鉅，乃用一庸愚衰朽之人，襄理司天修歷之事，就此教士的夙謀悉敗，前功見阻了。閣老既死之後，悉依聖教禮規行喪開弔，殯儀自極隆盛；越數日，家族扶柩回上海故鄉；及葬時，全城弔唁執紼，極榮哀之盛。（註三）

註一 按公薨於崇禎六年十月初七日，公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八日。易簀前日，疏請恩叙在事臣工，有曰：「遠臣羅雅各湯若望等，譌譯書表，製造儀器，算測交食踰度，講教監局官生，數年嘔心瀝血，幾於穎禿唇焦，功應首叙；但遠臣輩守素學道，不願官職，勞無可酬，惟有量給無碍田房，以爲安身養贍之地，不惟後學攸資，而異域歸忠，亦可假此爲勸。」

註二 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文定公疏請以李天經任曆局，曰：「李天經：博雅沉潛，兼通理數，歷局用之，尤爲得力；伏乞敕下吏部，將李天經或以原官量兼京銜，或以銓法改補京秩，使之供事，則以討論修飾之任，更兼承前啟後之責，行見敬天立極之鴻謨，授時熙績之令範，永有光於萬世矣。」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李天經照文定公原題，疏請例叙在

事諸臣，有曰：「遠臣羅雅各湯若望等譯書撰表，殫其夙學，製儀繕器，據以心法，融通度分時刻於數萬里外，講解躔度交食於四五載中，可謂勞苦功高矣。說者動以異域視之：不知皇上君臨萬邦，覆載之下，莫非王臣，何分中外？臣謂當如所題，查給田宅，以爲遠人勸者也。」崇禎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天經復疏懇破格柔遠事，曰：「臣等所譎譯成書，推測合度者，實參用西法，而卽兩遠臣之法也。臣等猥蒙異數，而陪臣輩殫其所學，拮据六載，歷務甫竣，繼以旁通，乃戮力盡瘁，以願効忠於本朝者，願使之肄業無所，恆產無資，非所以廣皇恩，風遠人也。縱大官少有所給，乃月僅兩餘，未供饗殮，而萬里孤踪，仕進弗甘，生產又絕，何以爲勞臣勸手？」一此李天經未負文定公所託也。

註

三 — 高氏江南傳教史略述文定公安葬盛況，譯錄如左。

天主鑾徐文定公在江南奠定聖教的大功，給他一個榮耀的葬禮，藉以宣揚天主的聖教。公的棺柩，厝在桑園別墅內，足有九年，（桑園在上海大南門外，）公子龍與先生，屢次謀葬事，終因國家多難，暫且擱置。一六一四年，亂賊（李自成）去江南稍遠，龍與先生便和潘國光司鐸商議安葬大禮，決定聖俗並用，俾教內教外皆得滿意。其時城內信友數千，都感念文定公的大功大德，教外官紳，又都爲公的門生故吏，都願前來參與，所以一切排仗，容易措備。葬的前一天，一百四十名信友會齊堂內，屆時，穿着孝服，列隊出城，大十字前導，繼以耶穌五傷大旗，旗旁四青年，提着香爐，圍護而行；接着四信友，抬彩亭一座，中供金苦像，周燃蜜蠟燭，燦爛輝煌；後有大隊信友，朗誦玫瑰經，向桑園前行。既到，公子

和公孫，穿喪服出迎，跪伏叩拜，將苦像供置柩前。是爲第一日的禮節。

第二日，天初曉，信友們齊集桑園，列隊向城外十二里華家浜北原前進，（今徐家滙鎮西南數百步；）大纛前導，上繡萬國明師，手執聖經的聖保祿像，蓋是文定公徐保祿一生言行的標記；隨後旗幟數十，繪有總領天神彌額爾，嘉俾厄爾，辣法厄爾，護守天神，天神之后，十二宗徒等像，而以大十字架殿之；各旗旁，信友一隊，執宮燈香盤；旗後一百四十信友，穿着孝服，朗誦玫瑰經。又後則爲兩大隊信友：一隊攜各種食物，爲在墓前散放；一隊執封誥玉軸，官銜儀仗。繼後行者鼓手樂班，又後官員紳宦，都是徐公生前的門生故吏，或親戚友朋；再後爲潘大司鐸和諸位公孫。柩前公子龍與先生，依中國俗禮，由諸僕扶

持前行。棺柩上罩白綢一幅，繡十字及降生紀年；柩後則家眷乘轎隨行，而以近隣信友殿之。一路行去，齊集墓道。墓前支一巨大蓆棚，爲行教禮之用。既至，潘司鐸和衆信友環列柩前，公念追思已亡經文。這是第二天的盛況。

第三日晨，早課和其他經課畢後，潘鐸和衆信友復立柩前，上海縣令，率全班吏員齋奉朝廷欽賜禮物，安置柩前。一切禮畢，舉柩入壙，潘鐸和信友共誦經文。棺上覆拉丁誄文一道，白綢金字，略表耶穌會酬謝恩人之至意。拉丁誄文曰：

Magno Sinarum Doctori Sin Paulo

Imperatoriae ejusdem Regni Majestatis a secretis consiliis

Viro omnium regni primatum illustrissimo

et ob susceptam fidem quam coluit, amavit, ampliavit

Ultra saeculares annos celeberrimo

Societas universa Jesu

Grati animi amorisque monumentum posuit.

此文譯成華語，高懸墓側，城中士子迴環閱誦，後且刊刻，發傳遐邇。譯文已失，大意是：

徐公保祿 中國文宗 弼輔天子 弁冕臣工

篤信聖道 堅守至終 宣教播化 百世褒崇

嗟我小會 痛失良從 作此片銘 永紀豐功

＊

＊

＊

七 慷慨濟施

保祿死後，甘第大概念教士失所倚恃，有鬱莫愬，乃因父雅各伯

適守制在家，便將教士相託，乞其保護。他自己則靜處幽閨，天天與諸妹女兒使婢等刺花繡錦，日積月累，蓄得大宗資款，便照聖經遺訓，暗以供養教士，救濟窮人，建造聖堂禱所，給助新教友習道敬主之所需。

其時有一侍女名羅撒理者，曾發守貞願，其時中國女子守貞者，絕無僅有，一敏慧謹慎，夫人信任甚深，哀矜等事，悉委他支配。不幸此女士性情拗執，待屬下頗嚴厲，人多厭之，夫人受累亦不少；神師屢勸夫人遣其回家，夫人回道：「羅撒理天性忠實，善行哀矜，取其長而恕其短可也。天主賞我這苦架，是欲我背荷，受些困苦。這煉獄爲我尙輕，幸天主慈鑒，宥我一生罪過，我福多矣云云。」夫人遇逆心拂意之事，往往如此遣解，其溫良有如此。

一天神師來函，謂各省傳教士窮乏異常，無以爲生，夫人不勝憫

惻，立刻到宅內小堂中，跪伏苦像前，誓願周濟教士，決定助每人銀二百二十兩。計當時全國教士共二十五位，共須二萬二千利物爾。
（註一）——於是竭力拼擋，每日五次復願，及至備齊，一一交付神師，轉遞各省教士。

夫人輸送此款後，誠恐教士懷疑不受，乃致書上海潘國光司鐸（註二）說道：「日前奉上之款，係氏與女兒輩針指所得，未損兒輩分毫；蓋氏從事女紅者三十年於茲，積得銀數千兩，當交彭趙二人家人經商；二人頗儉勤，又蒙天主福祐，生意順利，今二人皆富饒，氏得以所餘，濟助教士。吾兒官臬署，所入頗豐，第未知其悉屬公道否也，故不敢取分文以進。謹此上聞，敢乞明鑒。」

書中所說二僕，原皆奉教，頗有積蓄，但在教難時，怕喪身家，便背教復奉邪神，這正如聖保祿宗徒說的：格羅森書三章五節「貪財是崇拜邪神

之途徑。一夫人聞知此事，憂傷萬分，不停地哀求天主，賜他們回頭歸正；果蒙俯允，二人都痛悔前愆，回歸聖教而死。

那姓趙的，素與一老僧相知，佈施不少，有事每與商榷；詎自背教後，心常惴惴不安，便召老僧到家，訴談心曲，遂問天主教究竟是真是僞，請老僧高見，開誠直告；老僧挽其手嘆說道：「天主教神聖廉潔，實是真教，若僧輩不過哄世騙人，藉以餬口而已。」趙聞言拜謝，乃知生死大事，不可延誤，即請司鐸來家，自認前非，重歸聖教，虔領聖事而終，見者嘆異不置。

勸一僧徒歸正，却非輕易，但他們皈依佛門，大半因窮乏無靠，聊藉佛事，圖口飯食而已。也有自知欺世惑人，不是道理，只怕改業後，生活無着，故因循苟且，徘徊不進。考他們一年生活費，三十兩銀子已足，若得此款供給他們，歸正當是不難，且可叫不少人一同歸奉。

聖教。卽如劉迪我 P. Jacques le Favre 神父，勸化了某僧，便將他建造的廟宇，改爲天主堂，因此外教歸正者甚衆。

當時潘國光司鐸，爲夫人的神師多年，與夫人之父雅各伯，最稱相契。雅各伯原是閩老的嫡嗣，爰得蔭補三品官職，（卽中書科中書，七品，此作三品誤，）但他喜好靜修，故辭職居家，一意輔助司鐸傳教佈道，便將潘國光薦託南京蘇州松江上海諸當道，因此民教融洽，化行各方。潘司鐸于上海松江一帶，先後建造大堂九十座，小堂四十座，皆雅各伯及甘第大臂助所成。

註一——利物爾爲法國幣名，後改佛郎約四利物爾，得銀一兩。

註二——潘公西濟利亞人，生於一六〇七年，（夫人亦是年生，）

一六三七年來華傳教，一六六五年教難，驅逐廣東，一六七一

年歿於廣東，遷葬上海。

*

*

*

八 善會領袖

其時松江上海等處，設有三個善會：一、聖母會，特敬童貞聖母；二、天神會，專爲造就兒童；三、苦難會，敬禮耶穌苦難。凡入苦難會者，每日聚集聖堂，先默想耶穌苦難片刻，繼而誦經祈禱，卒則自打苦鞭，贖罪補過。女教友入會者，一切功課就在家中舉行；此外，領聖體前日，各守大齋，或行他種苦功。夫人於此神功，十分勤懇，及年邁，神師見其衰弱，禁止勿行。每凡神師有命，夫人無不樂從，但對此禁令，輒唏噓回答道：「罪人無功無德，徒生於世，怎可姑息賤軀，不爲天主行些苦功？」我見許多神父在中國，創建偌大事業，傳揚聖教於各

方終年跋涉辛勞無休息之一日尙且嚴行刻苦功夫不稍自惜只看劉迪我神父，徹夜不眠而祈禱，終年大齋而苦身，以致消瘦瘠弱，大有朝不保夕之勢，而我罪人一生多過，反不稍稍自苦，以補前愆乎？夫人刻苦之志，於此可見一斑。

以上三會外，還有一會，名叫文人會，奉聖依納爵爲主保，每月首日集聚堂中，演講聖教要理，聖事奧蹟，及各大膽禮的意旨；凡演講清晰，理通詞達的，司鐸便派他們在主日上，到各堂去宣講。原來中國人耽嗜文章，啣唔不厭，故這會的成績，却極可觀：教士先借給各種書籍，叫他們各自選取，悉心研究，於是文學理學，雙雙並進，每見一般用功深沉的，入場考試，大都列入前茅。爲此緣故，教士們譯了算學書，四史聖經，彌撒經典，聖事禮儀，聖多瑪斯超性學要三十五卷，聖經直解，聖人行實等等，還譯拉丁大家季則祿 Ciceron 塞納嘉

Senéque 及他哲學家之倫理書籍，俾中國文人念了這類學說，也去閱覽聖教書籍，研究修靈大道。因此而棄邪歸正，奮志精修者，亦不乏人；且有晉登鐸品，輔助西來教士，施行聖事，而遇聖教艱難，西教士被逐之時，彼輩居留內地，辦理教務，不如日本驅逐教士之後，至今五十年，未有一人前往傳教也。

最後有講解要理會，奉聖方濟各沙勿畧爲主保；會員六十人，承司鐸指導，學習講授要理，學成後，便派在各本鄉堂內，教授兒童；又每年四次，各會員須巡閱信友家，將各家情形，稟報司鐸；屋內懸掛救世主像，否有異端行動，否有未領洗的嬰兒，否有年老或病人，須行聖事否，臨行，復再三訓囑，叫他們善盡教友的本分。

以上種種善會，都由夫人提攜扶植，給這個聖像苦像等物，給那個自己刊印的書籍；每年給要理會中許多念珠，聖蠟，苦像，聖牌等

物，令教師賞給學生。每年九月廿九聖彌額爾瞻禮日，更在上海大堂中舉行獎賞禮：屆期鳴鐘鼓樂，將一切獎品陳列大桌，罽毯上，城廂內外兒童，各執教師巡閱時所授的獎券到堂，教內外觀者如堵，父母都候兒女領得獎品而歸。

因此種種，夫人誠可稱爲中國的宗徒，有如聖女德加辣，於聖教初興時，竭力幫傳聖道，人就稱他宗徒，聖教會稱頌至今。

夫人爲救人靈魂，無法不用，見中國婦女不便到堂中學道，便請傳教士將多種聖書，譯爲華文，一如他的祖父閣老，勸當時教士編譯各種奇說異聞，以啓學界人士之耳目。教士們深服祖孫二人的卓見，除譯了天文哲學等書八十九部外，還編印崇修論道等書一百二十六部，合四百八十六卷；夫人便將此種書籍，分發各堂，贈送貴家閨閣，及一切相識來往的婦女。須知此類書籍，實爲傳道之利

器，家庭的教師，處處可去，門門可入，鄉野村間，文人案上，紳宦家中，官員府內，都有位置；何況近今人都喜西學，若得餘款，多多刊刻，傳佈通國，爲益之宏，不可思議。

＊

＊

＊

九 長媳感化

夫人長媳來歸時，（註一）——尙未奉教，其迷信之深，不亞於乃姑敬主之誠，夫人苦口勸導，總不覺悟；夫人憂甚，乃早夕爲之祈求，靜待天主聖光寵照；卒之，媳婦幡然感化，不但誠心敬主，且也熱心傳教，甫領洗，便勸兩兄及親串數人，一同奉教，并以善言善表，深化他們的心，都謹守教規，虔誠祈禱，至終不怠。

註一——按長媳爲萬曆乙卯舉人松江李繼元孫女

十 父 入 鄉 賢

＊

＊

＊

天主欲夫人漸漸脫離世上一切，一心事主，故喪祖父，母親，丈夫之後，復喪其父雅各伯。（註一）——雅各伯生性恬淡，不慕世榮，不戀世祿，隱居鄉里，專務敬主修身，義行卓著，故歿後，朝廷准撫院奏請，下旨入郡邑鄉賢祠。鄉賢祠設學宮內，在孔子與其弟子之廟旁，設有金字牌位，題着姓名，每年地方官紳，率領入祠者的家族，叩頭跪拜。須知這禮儀，只是一種國俗，表示崇敬之心，與學生叩拜師傅，兒女叩拜父母無異，並無奉敬神明之意；（註二）——但教士每遇士子僭規越禮，祭祀孔子者，就認爲異端，直加申斥，若不肯改轍，便

不給他們付洗。

雖然，中國風俗，每遇朝廷與督撫慶節佳辰，民間殺豬宰羊，咸相稱祝慶樂，則不得視爲祭祀之禮。蓋西國亦有此種禮俗，如日耳曼國每遇皇上加冕之日，必在公場燔炙一牛，一議政大臣，從市廳乘馬出，取刀割炙肉一塊，貢呈皇上，隨後將那牛割作千百塊，分給民衆，凡得一瓣的，欣幸無比；此皆君民同樂之意，未聞有目爲異端者。中國亦如此，故夫人每藉此種慶節，筵請鄉鄰親友，大顯其仁愛慈惠之心。

註

一——徐氏宗譜載：龍與府君，諱驥，字安友，文定公長子，由郡庠

生入太學。康熙辛亥（一六七一年）督學簡公，以秉德完人，

宜行崇祀，詳請中丞馬公以孝思義行題奏，奉旨入郡邑鄉賢

祠。府君樸貌古心，狷毅自守，舉世嗜好誇謝之事，一無所帶其心。鰥居二十四載，無內幸，無外寵，惟謹修身事天之學。公生於萬歷壬午（一五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歿於清順治乙酉（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四。按遠度歿於順治癸酉（一六五三年），此言夫人先喪其夫，後喪其父，亦誤也。

註二——今神位叩拜禮，均經聖教嚴禁，絕不能行。

＊

＊

＊

十一 救助司鐸

一六五七年，有法國耶穌會司鐸，劉迪我 P. Jacques Le Favre 聶仲遷

P. Adrien Grelon 傅滄溟 P. Jean Forget 洪度貞 P. Humbert Augeri 樂類

思 P. Louis Gobe 穆尼各 P. Nicolas Motel 穆格我 P. Claude Motel 穆迪我 P. Jacques Motel 等八人，來華傳教。不幸劉洪兩司鐸，路上遇了盜寇，不但被掠一空，且身負重傷，血淋遍體，倒臥道旁待斃；夫人時在南昌，聞知其事，立即遣人迎至署中，雇人醫治，調養三個月才痊復。其時劉神父受傷更重，只頭上起出碎骨八顆，但神父溫厚謙恭，含痛茹苦，不出半聲怨言，夫人見了，不勝欽佩，視他如聖人一般；以後劉司鐸凡有建堂敷教的需用，夫人樂然輸助，絕無吝色，容後分說。

★

★

★

十二 開教外省

中國習俗，婦女不輕易出門，但夫人因長子纘曾，發在外省做官，（見上十七頁註）便陪了一同去。夫人一心在開設教區，建造聖

堂，藉以傳揚聖教，爲此，路途的艱困勞頓，出入的盤川使費，都置之不顧。

續曾先到江西湖廣任郵傳道，（註一）——這官在中國却很重
要，凡朝廷與外省的來往文件，皇上的諭旨，官衙的奏本，俱須他接
送傳遞。夫人一到江西省城，（卽南昌）見聖堂狹小又隱僻，便買
一宅大房子，改造一座聖堂，高大又堂皇。到了湖廣（註二）也如
此。原來湖廣只有一位教士，管理通省教務，其時適不知何在，夫人
便致書耶穌會會長，請撥一位神父到漢口。那時有法籍穆氏兄弟
三人，在一六五七年才到中國，（見上四〇頁）會長就派穆迪我神
父前去，夫人素來很敬慕司鐸，一見，急忙給他籌備館舍，便在省城
中（武昌）大街上，買了一座官邸，改作聖堂，又在大河對過，（漢
口）自己住宅中，也蓋了一座。及續曾滿了任，陞調四川（布政使

參政，太夫人原欲隨他同往，但續曾以四川道途艱險，深恐慈躬過勞，且家務乏人主持，便婉懇母親打消主意；且說在那省開教事務，由兒一肩擔任，儘請母親放心。續曾到任後，一一遵照前言，在蜀兩大城中（成都重慶）各建一堂；太夫人聞之，大為欣悅。續曾在川省滿任後，接得朝廷諭旨，陞遷河南按察使，管理全省刑案。（註三）——河南山清水秀，物產豐饒，因居中國之中，稱作中華，就在那里，開國首君伏羲皇帝，在基利斯督降生前二九五二年建官設政。本世紀初年，在省城中原有一座聖堂，頗壯麗，信友也很多；不幸一六四二年，反賊（李自成）來攻，城中人被圍了六個月，且守且攻；但敵軍多至十萬，沒法打退，朝廷就設一計，令決黃河壩，淹沒敵軍陣地，不料河流狂急，把城中三十萬人民，都沒水中。其時有葡籍費樂德神父 P. Roderic de Figueredo，在開封城中，佈教已二十年，官府催

他遷避城外，神父不忍拋離信友，就死守城中，竭力安撫信衆，給他們赦罪，求天主垂憐，就此與信友一同溺死。其時太夫人已回松江，知續會將赴豫省，正好重興聖教，便請在山西的德籍耶穌會神父恩理格 P. Chrétien Herdrich 趕速前去；續會引他拜謁制憲及他大員，并請得一方基地，重造聖堂，悉照太夫人的囑咐。

註一——續會官江西，此兼云湖廣，不確，觀下註。

註二——鶴沙自序曰：順治庚子（一六六〇年）陞四川布政使

司參政，時余母迎養在豫章署中，念蜀疆初闢，川東未開，流寇餘孽蜂屯蟻聚于楚蜀之交，夔門左右尙不知有正朔也，乃奉母儻居漢口，依妹丈李南明，同門汪貞五居焉。

註三——鶴沙自序曰：歲甲辰（一六六四年）余量移豫臬，乃

由成都水道，直抵巫山，時夔門猶未通，復逆流而上，至朝天關，因急于見母，遂取道漢江，順流三千里，凡十二日至漢口。母強飯如故，三載懸旌，慰于一日。一面囑南明送母回籍，一面登陸赴豫臬任，取道信陽關，冬十一月至汴城受事。

✕

✕

✕

十三 光先難教

正當中國教務蒸蒸日上之際，忽於一六六四年，起了一陣風波。那興謗造禍的，名叫楊光先：這人沒有多大才學，偏百計鑽營，謀做欽天監監正，見一位外國教士，當那職位，皇上又極信用，不由得大起妬心。那位外國教士，正是德籍耶穌會士湯若望，是世祖順治皇帝，由禮部奏請連任，修理曆法的，上已說過不提。

順治皇帝崩後，康熙皇帝沖齡踐祚，由四個大臣輔政。楊光先趁此百政維新之際，就通了輔政大臣，誣奏在朝的教士，不曉天文，擅廢歷代相傳的曆法；又糾黨合衆，圖謀作亂；而且宣傳邪教，干犯國家法律，壞亂中國禮俗。其時新朝廷上，政權紛出，便令拘捕教士湯若望與諸同事，套上九練，投入暗牢。其餘教士，逐出聖堂，由各省解送京中審訊；凡信友做官的一概削職，到京訊鞫。其時太夫人之子繼曾原是翰林名士，（翰林是國家的砥柱，全國只四十名，）竟也革了職，且因他曾建造聖堂，較他人處治更嚴。（註一）

其時有南懷仁神父，在朝上滿漢部臣前，詳說湯若望志清行白，他預測日月食與行星相會的月日時刻，及所用的曆法，都準確無差，歷有舊案可稽，因此羣疑稍釋。

至於謀反一節，一時却難辨白。因誣告教士的奏本中，夾着一本

湯若望刊的書籍，勸滿漢人民俱奉惟一至正的天主教，書中又附着一本各省聖堂的清冊，與奉教官員的名單。聖堂的數目既大，而奉教人中又有許多官員與有名的人士，楊光先就指這清冊，這名單，即是一種逆黨的號簿，只消一聲號召，散在各省的徒衆，立刻響應起事。又指信友所佩的聖牌聖蠟，都是叛黨的暗號。種種冤誣，不勝枚指，而奉教官員的忠君奉上，各省信友的奉公守法，楊光先置若罔聞；反取教士印的書籍，將救世主釘在二盜中的像，描下刻出，夾在奏本中，說那劇盜，因欲作如德亞王，被人釘死，今歐洲人奉他爲天主，是要他陰助，搶奪中國的疆土。

教士與信友受了這種種冤誣，一味含忍，不怨不尤，就此開了輔政大臣的眼目；且中國人原生膽怯而迷信，見了雷殛地震等異兆，就將湯若望應受的刑，緩了下來；湯若望原該凌遲處死，像波斯國

的致命雅各伯因德爾濟斯 Jacques L'Interis Martyr 一般。過不多時，湯神父年老力衰，就在一六六五年聖母升天禮日去世：因一生爲國家辦了許多事業，爲基利斯督受了許多艱苦，心中慰樂異常。他的冤獄，不久完全昭雪；他的名譽，不但洗刷乾淨，而且康熙親政之後，明白知道了這位神父爲國家建多事業，秉性忠貞，操行也清白，就頒下一道詔諭，復還先帝順治授給的官秩，就在萬曆皇帝賜給利瑪竇的塋地旁邊，指給曠地一方，爲他葬地；且賜銀二千餘利物爾，（合銀五百二十四兩），派人辦理葬事，又遣文武官員執紼送葬；卒申旨褒譽，將仇人羅織的罪款，一一批斥撤消；前辱後榮，古今罕觀。夫人，在此艱難之際，痛傷至極，前後六年間無法不施；一聞教士奉令解京，卽遣其兄齎送銀兩，以作沿途費用；又買通差役，任憑教士接見信友，并令沿途照應，切勿無禮虐待。蓋役吏習慣，凡遇重情

罪犯，呼叱打罵，無所不至；而人民除儒釋道三教外，拜奉他教者，即犯國家禁令，罪不容赦。今教士傳佈異教，自然罪加一等也。

當教士驅逐在廣東的時候，夫人仍不斷施助，曾打發家僕去，送

一萬二千利物

合銀三千兩

給他們使用。是後，聞得朝廷着府縣解送教

士的詔上，載着一禁止拆毀教堂，褻辱經像，虐待教民一字樣，且有許多官員竭力保護，因之心上稍寬。預料這風波不久便可平息，便用許多法子，冀教士趕早回省。他又不停哀泣祈禱，嚴齋苦身，冀動天主慈衷，啟迪人們的心，明曉西教士所傳之教，是至聖而至正的；又懇勸新奉教人，恆守所奉的教，并發聖教書籍，叫他們閱看，保持他們的信心，踐行所聆的聖訓。既而聞知兒子，爲了建造聖堂，提倡聖教的緣故，削了官職，夫人安泰如故，彷彿古經上瑪加白七子之母說道：「兒真好福，爲娘的希冀不到，兒得爲耶穌基利斯督受些

苦正使娘恩愛益深；我知這些些苦辱，必將大顯天主光榮，許多聖人都是如此。這幾句話，好似先知先覺的一般，不久，楊光先的奸惡，完全破露，教友教士們的心跡，昭彰天下，許公纘曾也復職起用了。（註二）

那時造禍興事的楊光先，正代湯若望做欽天監監正，忽爾革職，貶作平民，繼而論決死罪，蒙減刑，充流邊外，詎料中途背發癰疽，潰爛而死；看他橫行不法，仇視聖教，佞媚儒釋道三教，保用回回曆法，竟遭天主顯罰，到此地步，真是可惜！

註一——鶴沙自序曰：「順治乙巳（一六六五年）冬十月，會徽

人楊光先修燬於遠西湯道味，波連都御史佟（國器）御史許（之漸）與余三人，或係作序，或係捐銀，同時罷官。時都門

註

一

自

序

曰

一

自

乙

已

回

籍

以

至

己

酉

一

六

六

九

年

事

親

耕

鑿

養

親

于

願

足

矣

遂

扁

舟

歸

里

門

閉

戶

靜

修

諸老皆爲予不平；余曰：爲官不至犯八法，干律例，飄然去國，耕鑿養親，于願足矣。遂扁舟歸里門，閉戶靜修。

養志，魂夢安恬，了不與塵世爭黑白；本年秋季八月，會湯案得白，

光先論死，某奉旨以原官起用，念親老無依，季弟（述曾）復

歿，擬卽於本省陳情請告；母瞿然曰：汝奉朝廷特恩，一經部

議，兩經廷議，始復原職，豈可以我之故虛君命耶？速赴京補任；

汝到地方，遣人迎養我，欣然來視汝。續曾對曰：謹遵母命，

行將戒途矣；萬一補任地方水陸遙遠，一年之內，卽返初服，必

不久戀官途也。遂由水道入都。譯者按：讀此一段，母慈子

孝，活現筆端；太夫人促子復官，囑所到地方，遣人迎養者，是必

欲傳教他方，豈徒以母子相見爲樂耶？

十四 教士回省

＊

＊

＊

楊光先革職之後，教士就回省了。先是，朝中各部大臣，一連七日，查得聖教的道理，毫無不好處，教士教民，也無謀叛之跡，就准教士各回原堂敷教；且調派官舫，張了大黃旗，掛着紅底金字「奉旨回堂」的牙牌，前去迎接，其中兩位該回松江與上海。其時兩堂封閉已久，傢具不周，牆壁毀壞，太夫人一面飭人備辦修理，一面遣人去接教士，暫館自己家中；重觀德顏，懽忻無似，一連八日行神功，與聖祭，都在宅內小堂中。

至於上海信友歡迎兩位神父的盛況，益見徐保祿及他一家人德化的宏深。當有鄰近七十鄉村的人民，集聚城中，乘了八十隻民

船，執着耶穌聖名及他聖像的旗幟，吹號奏樂，駛往黃浦江上迎迓；太夫人的兄弟三人，鶴候浦濱，欣欣相接；教外人見了，莫不動容，嘖嘖稱道。其時官長將堂門鎖鑰送至，且說因要公不能親交神父手中，甚爲抱歉，又餽贈綢疋銀爵等禮物；神父一一敬璧道謝，姑待數日趨階拜謁云云。啟堂門時，升炮致敬，晚上演放焰火慶祝。

＊

＊

＊

十五 家庭橫禍

奈聖教風波纔息，家庭患難又起，誠所謂一患難平平過，安樂反多愁，一太夫人身歷其境，不勝悽苦。蓋教難平復之後，縱曾奔走仕途，而於修省及聖教神功，漸漸冷淡；及陞補了雲南按察使，就與親王吳三桂聯好，深如莫逆，幾致傾家滅族。原來吳三桂領兵關外，

見得流賊橫行中國，已陷多數省分，直入京師，卽乞滿人援助，引之一同入關；那知滿人一到北京，就據龍亭，自立爲中國皇帝；三桂後悔莫及，就陰聯手下將士，及鄰省官員，共謀驅逐清室，重復舊朝國土。纘會聰明素著，閱歷已深，見三桂逆謀陰計，一朝敗露後，其禍不堪設想，便奏本朝廷，託辭養親，乞准解官回里，奏云：「一家母年老力衰，雲南遠距萬里，一朝有故，不及奔回侍奉，終身抱恨何如一奏上，蒙旨照准。無奈纘會始智而終愚，返到松江後，就備許多珍物，寄送吳三桂，申叙舊時恩誼；時三桂已自立稱帝，回書道謝，并有一不日重會華亭一之語；不料書被驛吏扣留，控以通逆大罪；幸蘇州撫院，南京制憲，經纘會一再剖白，申奏朝廷，得保身家，脫免大禍。此必上主特佑所致也。」（註一）

註一——按鶴沙自序，未提三桂事；思親告歸一節，詳哉言之，節錄數語如下。一庚戌（一六七〇年）十月八日，點用雲南按察使。雲南去京萬里，去家鄉亦萬里，勢不能迎養，乃以請假事，謀諸太宰郝公，公曰：「命下之後，隨即請假，跡近規避；子果有此心，到任卽具題可也。」乃與郝公堅訂而後行。辛亥（一六七一年）八月過貴州，修謁雲貴制府甘公，以親老路遙，不能奉母，願辭官歸養，且告以郝公語。甘公曰：「不然：子乃皇上特恩開復之人也，功名正遠大，且地方足以祿養，何汲汲謀歸？」三

日，例應辭行，再理前說，至于涕泣。甘公曰：「子純孝之心，我知之矣；誰無父母？非我故作難辭也。」子到任後，與撫軍商之，撫軍具疏，我必畫題矣。乃謝辭就道。九月十二日至雲南府，祇受勅印任事。越明年壬子（一六七二年）刑政初定，乃以將

母之情，謀之于撫軍李公。李公與制府之言，若合符券，至于再，至于三，終不決。會撫軍亦已請養，余因得抗詞曰：「天下位有崇卑，人有賢愚，其爲父母則一也。今執事上有高堂，具題請假，業奉諭旨矣：誰無父母？盍推錫類之仁，以及下乎？」李公躊躇久之，乃屏左右語余曰：「子意果堅，我當勉從，但幾不密，終有阻，雖親信勿逗露也。」余感激而退，歸而作稿具文。夏五月命下，得如所請，急趨謝李公。公曰：「地方失一賢能，憲長，滇中屬員百姓皆歸罪於我，雖然，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中略）是年冬至起程，至癸丑（一六七三年）夏四月，始抵里門。先是，母因思子故，目漸生翳，侍者稍不戒，每虞失足；及聞子渡江，家人先至，母益喜，自起步庭中，詳問長途登涉，日移晷，不假扶掖，舉家欣異。逮余至家，見母問起居，母喜動顏色曰：「遠歸

勞苦，天從人願，母子早得相見；自今以往，何以報國恩？答天地？
從今日始，我與汝共勉之。——

＊

＊

＊

十六 長子回頭

自此以後，太夫人每思己兒失足之由，必因他荒廢神功，又以雲南遠距京師，至今未有鐸德，未有教士故也。纘曾此次荒弛，增娘愁不少，但他對於童貞聖母，仍竭誠盡敬，早晚誦經不輟，太夫人得稍自慰。一次，某教士自羅瑪回，帶有念珠一串，是熱納某夫人送的，珠粒盡以瑪瑙雕成，兼有純金大聖牌一枚，贈送夫人的神師；神師就將那貴品，在夫人生日，轉送夫人爲壽；夫人回道：「神父，請把這念珠送給吾兒纘曾，勿說我已見過，一來增他敬愛聖母的心，二來使

他不忘各位神父的厚意。一天，太夫人聞知續曾一時蒙昧，著了一部書，共有好幾卷，即勸戒圖說八卷書中附着不少佛家報應的故事，和星相卜筮家的謬說，信友看了，必多害處。太夫人不等神師指說，簡直命續曾將那書及重金鑄刻的書版，一一交出，立刻送至堂中，請神父當衆焚毀，稍補傳佈邪說之咎。太夫人行此，毅然決然，毫不遲疑，蓋素知續曾孝思純篤，凡母有命，不敢稍違，而續曾素亦不信邪說，幼年時曾作論辨駁故也。（註一）

太夫人以身作則，率引兒子歸正，屢勸續曾到城外四五里許白己造的聖母堂中，（註二）——聽彌撒，領聖體。續曾果從母到堂，先行了總告解，深痛一生罪過；自此以後，一心從事神功，以解母親憂懷。原來這聖堂，爲奉教婦女集聚之所，每年五次公行神功，領聖事。但太夫人常到此堂，不論冬夏寒暑，風霜雨雪，總不間斷；續曾屢屢

勸阻，謂：「母親年邁體弱，當此嚴冬凜冽，路途遙遠，早出晏歸，偶冒不諱，奈何？」太夫人亦不顧也。太夫人有一妹，名瑪爾定納，（見上九頁）亦熱心不凡，守寡四十年，（依居姊家，）勤行神功，作一堂表率，於一六七八年謝世，人至今念之。

註

一——按勸戒圖說，光先難作罷官居家時編，鶴沙自序曰：「扁

舟歸里門，閉戶靜修，輯有勸戒圖說八卷，三年而後成。余母見之，猶以其旁涉二氏，非吾儒本旨，尙須刪削改正，乃可行世，至今日生計日疏，無力刪刻也。」鶴沙自序作於康熙甲戌（一六九四年，）太夫人歿後十四年。

註二——說見下三八章。

*

*

*

十七 崇明開教

在南京省與日本之中，（註一）——有一島，名崇明，周三十麗歐，
舍一百四十餘里歐洲教士從未去過；劉迪我神父見了幾個島民來到上海，
學習要理，預備領洗，就決計到那里一去。其時滿人纔得中國，各方
尚未平定，故出入關口查防甚嚴，劉神父便託辭往會兩老友，縣官
與鎮守司，得出上海，而入崇島。太夫人深嘉此行，便給神父一切路
費，備辦贈送官紳的禮物，外加紋銀數百兩，爲購買房屋，建造聖堂
之用。劉神父果蒙鎮守司照拂，不多時，就在島上造了一座聖堂，其
後又起六堂，至今尚存。劉神父聖德非常，許多官紳都很佩服，太夫
人視他尤如宗徒一般，及後回上海，就在一六七五年謝世，年六十
六歲。

註一——崇明處長江口，故稱江舌，此云在南京與日本之中，蓋謂出江渡海，可抵日本耳。

＊

＊

＊

十八 敬禮神長

太夫人學他祖父，一生敬重神長。他祖父，位當國相，常看司鐸一

如基利斯督的遺像。當他接到葡籍耶穌會神父羅如望 P. Joannes

de Rocha 在杭州去世的耗音，時一六二三年公就如喪了考妣，穿着重孝，

跌禮部右侍郎

且叫一家人也都穿孝，說那神父教他教理，給他付洗，就是他靈魂之父，比肉身之父，恩德更多。又有一位神父來見，送上樞機伯辣彌諾寫給中國教友的信，關老便說：「請神父稍待：這是聖教卿相的信，當以卿相的禮拜接，就轉身入內，穿戴了朝冠朝服，出至大廳

上，伏地叩四頭，雙手捧接，然後起身拜讀。

時一六二〇年
公官少詹事

（註一）

太夫人尊敬神長也如此：每到堂望彌撒聽道理，誦經文畢後，就率合家人與他女教友到堂門口，排成一行，面對祭臺，行三鞠躬禮；神父就挨在他們左旁答禮，也合手伸臂，下垂至地三次，（卽作三揖）夫人輩復跪地叩頭三次，神父也跪地三叩首；於是起立，夫人們復三鞠躬，神父答禮如初；繼而神父還敬，復跪地三叩首，夫人們亦跪地叩首答謝。蓋中國最重禮貌，全世界沒一國可比；歐洲教士原來不慣，很覺煩瑣，若不照此行，便大失禮貌，被人鄙視；自古如此，母容見怪。

註一——伯辣彌諾於一九二三年列福品，一九三〇年登聖品，一

九三二年尊爲聖教聖師，所致中國書，譯成華文，附載聖伯辣

彌諾小傳，土山灣出版。

十九 謙敬祈禱

閣老在世時，清晨起身後，先在宅內小堂中，行祈禱半時，繼而望彌撒，畢，然後辦理公事。他在聖堂中謙敬非凡，每有貧人或兒童擠他身旁，神父令稍遠，表示敬意，閣老便回道：「任他們居此，這都是吾兄吾兒，我與同禱，懽慰不勝；且彼輩純潔可喜，安貧可嘉，我與同禱，心益壯，愈蒙天主俯允也。」太夫人也如此：凡人見他與聖事時，滿腔謙遜恭敬的神情，莫不興感，熱心勃發，不由自己。

*

*

*

*

*

*

二十 愛恤貧人

太夫人愛恤貧人之意，亦遣極點。其時有許多人，連連不斷，上門乞濟，太夫人爲避人耳目，也免得家人生厭，便在宅後開了一門，在憑他們出入，整日與之週旋。然而纘會念母年已古稀，終日應酬，接，不暇寢食，殊非頤養之道，就在宅北關了一園，（註一）——建築亭舍，請母遷居，藉以賞花看木，悠游閒養；并將宅後小門，築牆堵塞，免得貧人頻來侵擾。太夫人見了，明知兒子此行，出自孝心，但從此與貧人絕隔，怏怏不悅，雖口不出半言，心中却暗想他法施行哀矜，不叫兒子知道。

註一——寶綸堂稿自序曰：一余年四十五，以母老陳情，由日南萬

里歸里門，吾母猶強飯，喜可知也。吾母爲滬城相國之孫女，居家勤儉，喜施舍，生平無他嗜好，思所以娛親者不可得，乃于敝廬之後，別構亭臺，疏泉脉，植嘉樹，以備板輿流覽；吾母好靜，并不好游也，春秋佳日，兒孫勤請，間一至焉。曾謂諸孫曰：「此間丘壑佳甚，可作書館，但聞汝輩讀書聲徹戶外，不更愈於今日游乎？」乃命童子肄業其中。一又鶴沙自序曰：「萊園者，舍北之野田也，余東歸之日，計無以娛親，乃誅茅築舍，栽松種竹，以備板輿觀覽，日積月累，居然丘壑矣。」

＊

＊

＊

二 一 救靈巧計

凡人充滿了天主聖寵，自然智巧百出，顯行愛主愛人的功夫，只

看太夫人欲傳天主聖教，却妙想霏霏，無門不入，無路不走。時有奉教穩婆，每到外教人家接生，太夫人先教他們付洗的經言禮節，繼勸他們逢着危病嬰兒，就給他付洗，卽此一法，不知救了幾多靈魂。又有穩婆給太夫人說了許多貧窮人家，生下孩兒，因無力養育，便將他們淹死，或捨棄道旁；另外生下女兒，見得他日靠他們不得，淹死拋棄的更多；太夫人便叫纘曾呈請蘇州撫臺，准買巨廈一所，收養遺棄嬰孩。撫臺與他官員都捐銀襄助，太夫人便叫纘曾墊貼一宗大款，完成了那事。所收嬰兒不知其數，太夫人先教人給他們付洗，又雇乳母勤勤哺養；年中天殤的不下二百，大概以後天受損太重，故天殤者如此之多。太夫人便以私貲棺殮埋葬。又購得墳地一方，請神師祝聖，命名曰：一聖洗重生嬰兒塚。一稱今松城西北五里蕩近處，有俗稱神父坟，或卽舊時嬰兒塚。（註一）

太夫人又見中國各地有許多瞎子，沒法謀生，就到鄉村市鎮去，

給人算命騙錢。夫人就招收幾個，先許給他們養生所需，繼而令人教他們聖教要理，遣發他們到各街去演講聖道，勸人奉教；凡人來請算命，便給他們講算命的謬妄，救靈的緊要；夫人的熱心傳教，真無所不用其極了。

註一

——鶴沙自序：「癸丑（一六七三年）告歸，居家一載，母召

續會謂曰：「汝居家年餘矣，果有善事，以慰我屬望乎？」媿不能對。又明年（一六七五年）正月朔旦，子孫羅拜，母勗勉如初；余益慚愧，乃謀之太守魯公曰：「京省俱有育嬰所，而雲間獨未舉行，伏望明府勸建於前，僕奉行于後。」魯公曰：「此我慈親夙願也，特未有人焉，以啟其端爾。」余乃獎勸同善諸子，連名呈請魯公；公通申各憲，皆出示捐銀，遍行勸勉，不一年而綱

舉目張，條分縷悉，規畫井井，歲以爲常，事載育嬰編中。通計自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正月，起至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九月，共收救道上棄嬰五千四百八十名，輪銀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三兩皆悉本于母訓，歲久勿替焉。一又曰：「終喪後，（約一六八三年）：追思我母好生之志，兢兢罔敢懈弛，乃遷育嬰所于萊園之東北隅，（今稱天主堂頭）朝夕將事，以爲晨昏定課。一續會稟承母旨，作「育嬰堂勸善文」一篇，警告當世，刊諸寶綸堂稿，附錄於左，以見太夫人母子之苦心。

育嬰堂勸善文

古之賢大夫，當嘉賓燕喜，式歌且舞之會，每以得全腰領爲慶，答頌禱之詞，風謠之美其人，不曰壽考維祺，則曰將子無死，甚矣哉死亡之事，人之大惡存焉！今之富者貧者，智者愚者，貴者

賤者，其所遇不同，而樂生惡死之心則無不同：然自及古今，干戈時聞，天癘疊作，生老病死之外，有死于兵，死于法，死于水火，灾沴者，比比而是。有志于世道人心者，每欲養天地之生機，消天地之殺機，然而無其權，亦無其力也；間有戒宰割，棄網罟者，推原其意，蓋欲迎宇宙太和之氣，舉天下共享雍熙而已。夫牛羊犬豕魚蝦鳧雁之屬，祭祀所必需，燕享所不廢，仁者猶汲汲焉解網放麕，如將勿逮，而况于人乎？國家之論囚也，從初審以至于獄成，鄭重周詳，靡所勿至；迨隕霜覆審之際，應緩者復緩之，矜疑者復減之。夫囚之服上，刑法之所難貸也，聖君賢相猶欲于萬死之中求其一生，而况于無罪之人乎？今之所謂嬰兒者，人也，人之無罪全無死法者也，若之乎殺人之心起于父母，致死之慘施于子孫？干天和而召灾異，莫此為甚！查順治十六

年，（一六六一年）世祖章皇帝命有司嚴行禁革：伏讀講筵上諭，可謂詳且切矣，而蚩蚩之民未能盡改積習者，原其心，或爲飢寒所困，或爲事勢所迫，必有大不得已于中，非敢故違禁令，自戕其血肉也。育嬰堂之設，始于京師，盛于維揚，而推廣于杭紹，然吾心竊疑之：育嬰，美事也，自京師之外倣而行之，止寥寥三郡耳，嬰兒何幸而生于三郡，何不幸而不生于三郡也？豈天下之大，郡邑之多，盡無有好生之心，如京師與三郡者乎？曰：是必有其人以啟其端，而後學士大夫賢豪長者共起而玉成之，以引伸于勿替。京師之起其端者，柴道人也，廣其緒者，蔡陸諸君子也，夫諸君何力之有？太皇太后沛恩于上，公卿百執事表率于下，四民咸觀感而興起焉，諸君不過如弩矢之有機，填詞之有楔耳，所賴于同志之德善，正不淺也。吾郡兵燹之後，民

不聊生，非獨嬰矣；自海氛靖而民不苦于寇，吳淞鑿而民不苦于水，均田之法行而民不苦于役，數年以來喘息既定，逃亡漸歸，宜無有忍心害理如棄嬰事矣；然而閭巷之間，無告之衆，猶習焉而不改者，蓋郡邑之內，一切孤貧殘廢災傷飢饉之民，皆得詣有司之前，自陳其疾苦，以邀天子矜恤之典；至于棄嬰，則不肖之事，短行之尤也，爲父母者雖行暗室屋漏之中，此心愧怍，不敢以告鄰里，故死亡者日多，而聞見者絕少；雖有禁令，無由比屋而稽考之，雖有鼓勵，無由訪覓而存活之，是必有爲之機爲之楔者，啟生全之門，闢爲善之路，庶幾哉嬰乃得生也。吾于康熙乙己（一六六五年）家居五載，編輯感應篇圖說以行于世，聞有見是書而遷善改行者，輒斤斤自喜，以爲不負此舉；今蒙恩歸養，禾菽田間，自念身非在位，無生人之權，亦無生

人之力也，則請爲機爲楔，以待天下仁人君子共襄盛事，克垂永久；非敢爲創舉也，不過推廣世祖章皇帝之上諭，步趨維揚三郡之後塵而已。嗚呼，吾嘗再爲士師，明刑兩省，每決重囚，必爲之竭智慮，廢寢食，焚膏繼晷以求其生路；幸而得情矣，猶將舌敝耳聾，費數月之推敲駁詰，而其人乃出于死；身爲獄吏之長，職司全省之權，猶若是其勞且難也！今之育一嬰者，計三年乳哺及襁褓醫藥費不過二十金，無失出入之患，無耳目心思之苦，而得濟一人之生命，天下仁人君子何憚而不爲其易者哉？雖然，我郡特東偏之彈丸耳，通計天下之爲郡者百五十有奇，東西南北，此心同，此理同也；異日節鉞大臣暨守土各憲，比照順治十七年禮部題覆存活嬰孩事例，盡天下而鼓勵之，如維揚一郡，自舉行以來，存活萬人，合十四省而總計之，每歲

存活丁口焉可勝算？如是，則天休可迓，和氣可集，又焉得有水旱災稜之告，以上厪當宁之宵旰哉？鄙人固陋，且日望之矣。

＊

＊

＊

二二 祈禱規式

太夫人崇敬天主降生受難的奧蹟，竭誠盡懇，迥異尋常；又奉聖母爲自己靈魂之母，事奉之如孝子一般；至於聖彌額爾，護守天神，及諸品天神，也常敬拜祈求；列品聖人中，太夫人特別敬仰的，是中國主保大聖若瑟，聖依納爵，聖方濟各沙勿畧，本名主保聖女甘第大，聖婦莫尼加，及聖女胡蘇辣等童貞致命；爲此請澳門及臥亞畫師畫了許多像，掛在（松江）聖母堂（註一）——與上海大堂中，（註二）——給人瞻仰；又出了一千多兩銀子，倩人繪畫十二宗徒

與四聖史大像，裝上金框架，下面寫着他們的傳畧，令人口誦目觀，發生敬慕師效之情。

在那兩堂中，每月分發一種「主保單」，每張上標着幾句從聖經或聖人們書中取下的警言；又有本月內聖人的名字，拈着那張，就奉那聖人作本月的主保。這法子，原是聖方濟各玻爾日亞爲一般修士及善會會員發起的；意國密良羅雅各神父 P. Jacques Rho 就倣照原式，採集警言，譯成華文，刊刻印發，太夫人就每月遣人去，照一家人口之數領取，領到家後，他自己先拈取一張，其餘親自分給家人；他就天天求那單上聖人，虔誠懇摯，不同尋常。

中國各處堂中，又有一種規例，便是年年在各城信友中，選派領袖一名，彌撒畢後，起首朗誦經文，他人同聲答應。這領袖，也叫堂長，先高聲念經作聖號，衆人同作聖號；他就緩緩地念「諸聖列品禱

文。一這禱文，却比他經好多，因天主聖三，童貞聖母，諸品天神，諸品聖人，和降生救世的奧蹟，聖教會需要的種種恩寵，都包括在內。念了禱文，首爲皇帝，官府，國家泰平，五穀豐饒祈求；次爲聖教宗主，卽教宗，他們也稱作教皇，又次爲主教，司鐸，及聖教會諸等人祈求。凡公誦經文，都該照此次序：因外教人民，只認皇帝爲至尊至上，皇帝上只有天上之帝，卽天主，沒有別的比皇帝更上，故該先爲皇帝祈求，不然，就成叛逆皇上的罪名了。念了這兩遍經文，然後爲聖教廣揚，異端消滅，爲宣道傳教諸士祈求。第四，爲中國已亡信友；第五，爲普世已亡信友祈求。這種種經文，都由堂長率領，先高聲誦曰：「爲皇帝官長：祈求。」衆人便共念在天亞物。末了，行五拜禮，叩首至地，念曰：「一拜信天主，二拜望天主，三拜愛天主，四拜一心痛悔我之罪過，定心再不敢得罪於天主，五拜懇祈聖母轉求天主，賜我真

心痛悔，堅心信主，恆心守誠而得善終。」（註三）

上說的五拜禮，是由魯日滿神父 François Rougement 發起，凡教友無論男女，或公念經文，或在家念早晚課時，都該叩首禮拜。魯神父又編過幾本小書，發給各堂，若聖教要理問答，領洗問答，聖體問答，關異端書，（即問世編）又著聖教俚言歌，今存俗稱採茶歌令鄉間信友歌唱，一來熟習聖教要理，二來取代鄉間的淫歌小曲。

這位教士，非常和藹，人人悅服，頻與官紳來往，爲此，太夫人也深心敬仰，不時送些禮物去，叫他轉贈官紳，俾得交好相契，樂助聖教。

註一——說見下三十八章註

註二——說見下三二章註

註三——以上照譯原文，今五拜禮列於早課前，口誦而不拜。

二三 教士墓塋

*

*

*

魯神父是（比國）麥斯忒利赫人 *Maestricht*，學校畢業後，於一六四一年進耶穌會。過了十三或十四年，適中國衛匡國神父 *P. Martini Martinus* 在歐，魯神父就求與他同到東方傳教；奈長上知他

父母情愛甚篤，故令他先請雙親准可，否則不便照允。魯神父就哀求堂上，且乞堂上致書耶穌會總會長述其所志。總會長見他心熱如焚，且有父母筆函，就准他放洋東行；神父一得佳音，就作書與父母訣別，一徑啓行，而於一六五九年到了中國。一連數年，在南京省中常熟四郊，管理十四大堂，二十一會口；一日失慎，常熟聖堂與房屋盡被焚燬，太夫人就給他另造一座，更大更適便。其後正欲到崇

明去，（崇明，上邊說過，早有劉迪我神父創成一大會口，）路過太倉，下榻太夫人購建的堂中，忽一病不起，而於一六七六年謝世，衆信友聞知，如喪考妣，不勝哀痛。當神父病亟時，信友羣來慰問，魯神父轉身向在旁之神父道：「神父，你看耶穌基督督有許必踐，我在歐洲捨了一父一母，今在此地找得如許父親，如許母親，如許弟兄！一信友就扶柩送至常熟城外，（距太倉有兩日路程，）大舉殯禮，盡敬盡哀，就葬在某教友所獻的坎地內，賈誼睦神父 P. Jérôme de Gravingna 的墓旁。賈神父爲西濟利亞的貴冑，棄俗進耶穌會後，到中國傳教二十五年，一六六二年，死於常熟，大有聖德名譽。

教士瘞瘞之日，正是聖教榮顯之期，前有十字開道，繼着救世主，童貞聖母與聖彌額爾大天神像，教友穿着孝服，兩兩隨行，或執燭，或提爐，或托香，一路朗朗誦經，致恭盡敬，外教人見了，再不說教友

背宗忘祖，不敬先人。

慎終追遠，爲中國之大經大典，故歐洲司鐸或教士欲入中國內地，每說爲訪親戚，給他們辦理身後事；凡有教士塚墓之所，他教士託言省墓，便得進去。爲此，教士塚墓，在艱難時坍塌或拆壞的，須急急修理；又凡教士死在他鄉，可歸葬傳教的原所，他教士送去，就可居住那裏傳教了。

李西方神父 P. François de Ferrariis 原在陝西傳教，教友很多，城內外大小聖堂二十餘座，不料自廣東召回時，死在南京省中；其時朝廷諭旨，只准教士各回原省，不准他人接替，畢嘉神父 P. Jean-Domini que Gabiani 該回揚州，但怕陝西教友無人撫率，就此失散，決計扶李神父柩歸葬陝西，足足行了一千六百里路；葬事既畢，致書欽天監南懷仁神父，奏懇皇帝准他留在陝西守墓；皇上就交禮部商議，都

說此係人情重事，不可不准，畢神父就留陝西，不回揚州了。南京城外原有教士墓塋，被大水沖毀，就另擇高地，起礮搬遷，立着一碑，上刻耶穌聖號與教士姓名，下載到中國年月，傳教處所，及病死之日。

浙江也是如此，將十位耶穌會神父，移葬一大石壙內。其時有衛匡國神父（見上七〇頁）的屍軀，葬已十八載，啓視，毫不損壞，毫無穢味，鬚髮俱全，栩栩如生，外教人見了，莫不稱奇。壙側築有念經所，小聖堂，堂中有祭臺，可行彌撒，一年好幾次，教友去追弔祈禱。太夫人極關心教務，凡可增進教務之事，莫不欣欣參預，及聞杭州事，欣喜不勝，說道：「欲維持聖教，建設教士塚墓，却是上策。」其時穆迪我神父 P. Jacques Motel 在湖廣傳教，（原是太夫人召去的，一見上四頁）有長兄穆尼各神父 P. Nicolas Motel 死在南昌，次兄穆格

我神父 P. Claude Motel 自廣東召回，亦死南昌，並葬城外，迪我神父就起兩兄之柩，遷葬湖廣（武昌）城外，并在墓旁，自築一穴，以便三弟兄同胞出世，同入耶穌會，同從尙巴擲 Champagne 省來至中國的，死後也同葬一墓。當初尙巴擲城中有一大德女士，在穆家見了三兒，就說：這三位小公子都將入耶穌會，都要到中國，都要死在中國，葬在一處：這些話竟一一應驗了。

＊

＊

＊

二 四 景 教 碑 記

在教士墓園門口，大概樹一石碣，題曰：一泰西天學耶穌會士之墓，一遺式制，是仿一座聖教古碑，卽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天主降生後六三六年建立，一六二五年在陝西土中掘明得，證聖教早

已傳入中國。今將這碑的來歷與碑的式制，略敘幾句。

在一六四二年，魯德照神父 P. Semedo 回歐，帶着一本華文與西里亞文的碑帖，當有基爾該爾神父 P. Kirker 將他加上註解，翻印成本；魯神父就作一篇記文，載在一六四三年羅瑪教務報上。記說：一六二五年，陝西西安府有工匠掘一舊牆基，忽得一石碑，高約九尺，闊四尺，厚約十四寸。碑頂作山字形，高二三尺，刻着一十字，其式與前在美里亞斯保爾 Meliasport 聖多默宗徒墓上掘得的相仿。十字四角，刻有蒺藜花式，與希臘羅瑪古書中的圖亦相仿。十字四週圍着雲朵，下則有三行中國大字，碑面刻滿大同小異的字，（卽中國字）也有中國人不識的字。地方人一得這古物，立刻去稟報官府，一在此也見得中國人，看重古物，比任何他國還重呢。一官府就親去觀看，着人起了出來，搬在近處佛廟裏，豎在亭子中，四面可誦。

風雨又不侵。時讀書人都去觀看，便知道聖教早從猶太傳入中國了。教士的名字，都用西里亞文，刻在碑旁。在教士的名字中，有主教，有司鐸，也有六品修士。後有王家圖書館館長德偉諾君 *Thevenot* 與肋諾多司鐸 *M. l'abbé Renaudot*，在東方古籍中與亞刺伯書本內，却找得主教司鐸到中國的確據。從此一般悠悠之口，再不說那碑，是耶穌會人偽造，哄人信道而奉教。原來傳教，是傳至公至正之道，何用弄作花巧，撒說誑話呢？

*

*

*

二五 捐款印書

有一天，康熙皇帝特擢南懷仁神父作欽天監監正，接湯若望的遺缺，太夫人聞了，心中不勝忻喜。蓋想明崇禎朝時，他的祖父一文

定公——首先推荐西洋神父修理歷法，教務因此大進。往後湯若望領了清世祖恩旨，在北京城內造了一座大堂，且行迎聖體大禮：先有某親王送去一頂金帳蓋，就捧聖體居帳蓋下，迎行街衢，衆信友吹號奏樂，奉香誦經，前擁後護，烜赫輝煌。太夫人明知監正之職，關係非輕，於教務前途也極重要，就解鉅款，寄送北京，以供神父們印發書籍，及他種需用。

太夫人此舉，却有意思：蓋滿清朝廷，頗慷慨授勳賞職，獨吝惜發帑輸款。一如古時羅馬皇家，遇人立了大功，就賞戴一頂橡樹或竹桃，或他樹枝編的冠圈，附着一道褒詔，加上幾個榮銜，就算了事，公帑私庫，不費一文。當今皇上首先誥封湯若望本身，追贈他的父母，公祖父母，曾祖父母，一品官銜，後又授南懷仁顯職，正如嘉祿第五將一般，有功於法院的文人學士，封爲貴族，直至三代或四代：皇恩浩

蕩，只如此耳。

*

*

*

二六 南公事畧

南懷仁神父是弗拉蒙 *Flamand* 的耶穌會士，生於白魯士 *Bruges* 近村，一心願到外方傳教，因此兩度赴西班牙，想乘航到美洲去，無奈時機不湊，長上推知天主聖意，要他精歷法傳教，就派他到中國。他到中國是在一六五九年，即順治十六年，先往陝西傳教，不一年，就被召到京與湯若望纂修歷法。當教難時，湯若望中了風，不能作語，南懷仁身拘縲紲，侃侃直談，將攻訐天主教及西洋歷法的種種誣妄，駁得乾淨。皇上非常佩服，就一連五月之久，從他學習算術；二次巡遊滿洲，也叫他扈從，且令他學習滿洲語，派一近臣教授。南神

父不費多時，學得精通純熟，就著了一部滿洲字典，在巴黎印行；又年年用滿漢文著歷本一冊，通行朝野。

聖教宗音諾增爵拾壹見南神父在中國朝廷上治歷傳教，勳績卓然，就降一道詔諭，褒獎訓勉；詔書係拉丁文，謹敬照譯如左。

給中國可愛神子耶穌會副省長南懷仁。

教宗音諾增爵拾壹問可愛神子安。

接讀來書，教廷人士不勝歡喜。書中備述爾儒慕愛戴宗座之熱情，且從所在之堂堂中國，寄來二大禮物：一，為華文彌撒經典；一，為華法推算之歷本。爾用斯法，使此文明通博，傾向道德之邦國，欣慕聖教，實深嘉慰。但我們最喜悅的，便是從爾書中，見得爾善用世俗之學問，以救彼國人民之靈魂，發揚聖教之道義，且闢除玷辱聖教之種種冤枉誣謗，而得皇上及諸大員之優眷。爾多年剛強勇毅，備

嘗艱窘，而今得脫，且得召回驅逐在外之教士，不但恢復聖教初年之自由與榮譽，而且安定之，俾得日日擴充發展。爾及在彼方同事諸人，如此勤勞辛苦，尙有何事不可成？且皇上聰明睿智，近依爾奏降旨申斥異端及裂教，優遇葡國之信友，可見皇上大有愛護聖教之旨意。爲此，爾儘可繼續做去，盡爾才智，以謀聖教之進展，宗座及朕亦將扶助維護。

蓋朕任此普世宗牧之重職，所切盼而期望的，莫若得見耶穌基利斯督之聖教增廣而盛行於世界聞名之區域；此區域，雖與我們以大陸重洋而遠隔，而以耶穌基利斯督之聖愛，實與我們親而又切，不得不悉心竭慮，以求若衆人民之永生。

茲且祝爾及爾同儕諸凡吉利，而由愛爾及諸中國信友之慈衷，錫爾衆以宗座之遐福，藉表朕之悃曲。一六八一年十二月三日自

羅瑪發。

二七 后妃奉教

太夫人極意切心教務，凡遇京中郵傳過境，必勤懇探訪教務的狀況，教士的動靜。每想到聖教之進展，都是他的祖父安插教士在京的餘效，更覺興奮，感慕不已。他以衆信友爲自己的昆季諸兒，以中國之聖教爲本家，以信德及聖教會爲自己的祖產，一心尋求種種方法，拓展耶穌基利斯督之國於各方。見了歐洲來的教士，熱心訓導民衆，但爲數甚少，不敷派遣，他巴不得渡海來到歐洲，號召熱心多士，赴東協助；及他聞了宮內后妃，多有奉了聖教，更欣喜不支。茲將這事始末，略叙於左。

原來中國皇后宮妃，除了近侍太監以外，他人莫得一見。乃一天湯若望進宮，安置日晷，并給皇上講解幾件機器用法，偶見一大櫃內，藏着一座利瑪竇神父，在一六〇一年，進貢萬歷帝的鋼琴，又見一本德國巴伐利亞公爵瑪西彌良 Maximilien 贈給教士的書本，書內滿載聖教古蹟的彩畫圖像，皇上便指着幾幀問什麼意思，那鋼琴什麼用處？湯神父就上鋼琴奏了一曲，又講了幾幀像的意思，見皇上聽得頗有興味，就奉上一個烏木匣，匣中藏的是一座蠟製的三王朝主像，（也是巴伐利亞公爵送來的。）皇上聽了音樂，接過像匣，非常滿意，就召宮內后妃同來觀聽。后妃們聞召，立刻前來，聽了幾曲琴調之後，便開視三王像，不知如何，都伏地跪拜。就在此時，有一內廷太監，懇請神父指導，學習聖道。進了教後，便去給后妃宣講，講得懇摯動心，就在一六四〇年，（崇禎十三年，）五十位宮妃

貴婦一同進教。領洗時，三位一等妃子，取名亞加大，赫肋納，德阿多辣；二位二等妃子，取名路濟亞，瑟公大；其餘都按着等次，先後領洗。過了十年，又有一位奉教太監，姓龐，名天壽，洗名亞基樓，當了政柄，勸化永歷帝的太后，皇后，和太子，都在德籍耶穌會神父瞿安德 P. André Xavier Koffler S. J. 手中領洗，并遣波蘭籍卜彌格神父 P. Michel Boym S. J. 到羅瑪，覬見教宗亞立山第七。教宗手詔答覆，慰勉備至。（註一）——及明室被清人除滅之後，這輩信女遷避遠方；末了被人押到北京，幽閉宮內，各依等次受人供養，但不能出外一步。他們居在宮內，仍守聖教規誡，悉遵聖經遺訓，度其餘生；別無他種慰藉，只有聖書與天上神寵而已。

太夫人見此卓節，并聞許多日本婦女歷受艱難，堅持信德，至死不屈，便想自己處在無數修德的環境中，反而懈怠疏忽，自罪自悔不

止。噫！今日歐洲許多婦女，有如許聖書，神師，聖事，善言，善表，又有如許行善的機會，建德的方法，反而在修途上極少進境，不知他日何以見天主，何以對中國婦女，受訓極少，而修省之功如此嚴密呀！

註

一——卜彌格神父奉使齋送太后與天壽書各一，均影印東方

雜誌八卷五號，照錄其文如左。

明太后致羅瑪教皇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因諾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闡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三

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未獲涓埃答報，每思恭詣聖父座前，親領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聖父向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聖父與聖而公一之教會，代求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冀聖父多遣耶穌會士來，廣傳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卽差令回國，致言我之聖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卽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聖慈，鑒茲愚悃，特諭。永歷四年十月十一日。

明 龐 天 壽 上 羅 瑪 教 皇 書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勦，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權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膝伏，因諾會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眞主，聖父座前。切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會士開導愚悖，勸勉入教，恭領聖水。知聖教之學，蘊妙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少怠。獲蒙天主庇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聖座，瞻禮聖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爲國難未靖，特煩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來，代告教皇聖父，在於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國家，立際昇平，俾我聖天子，乃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主臣欽崇天主耶穌，則我中

華全福也。當今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中宮皇后聖名亞納，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聖教，並有諭言致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耶穌會士，來我中華，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聖教，不致虛度塵劫。仰微大造實無窮矣。肅此，少布愚悃，伏惟慈鑒，不宣。永曆四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

按慈肅太后烈納（卽赫肋納）爲萬歷帝子桂王常瀛正妃，皇太后瑪利亞爲常瀛次妃王氏，生永歷，永歷旣正位，並尊爲皇太后，皇后亞納爲永歷妃馬氏，太子當定（卽公斯當定）爲永歷子，並於永歷二年（一六四八年）領洗，距崇禎妃赫肋納等洗期九年，混稱十年。——又按書抵羅瑪時，適教皇音諾增爵拾世駕崩，亞力山柒世繼位，手詔答覆。瞿

紗微卽瞿安德神父，一名沙勿略，故稱紗微。

*

*

*

二八 謹慎聖事

教士施行聖事，非常謹慎。聽婦女告解時，先張大帷一幅，兩兩相隔。蓋中國風俗，男女不通聞問，不容覲面相談，爲此緣故，有數處講道時，神父竟面對祭臺，不向婦女發言。

聖洗與終傅之禮，更加難行。耶穌會士進中國後五十年，有幾位菲律賓神父來到，熱心過度，給婦女付洗時要擦胸部，終傅時擦腳部，幾起了絕大風波。此種禮節，易起猜疑，且於聖事無關緊要，不如暫時廢置，待日後禮俗稍變，信者自己請求，然後施行不晚。

統觀中國聖教初興時所受艱難，及魔鬼所用詭計，與泰西聖教

初創時相仿。每見朝廷奏本，刑部案卷，說我們堂中禮拜，男女混雜；注水額上，以爲可赦罪過；若人重犯罪愆，須跪伏認罪，口中喃喃作語，便說罪過已赦；生了重病，須召教士用油擦五官，說如此可與天主和好；一奉教，就不許燒錠化庫，滅沒孝親大道；爲此種種，於一六一五年（萬歷四十三年）教士被官衙捉去，套上鎖鍊，杖棍拷責，幽禁澳門營壘中。從此可見，在中國勸導婦女，實是難而又難；惟北省鄉村平民，不住城中的，較爲容易，但亦不可一律論也。

中國廉恥之風，堪爲歐土之鏡鑑。婦女上衣下裳，從頭至足，重重遮蔽，手指也不露一節；圖畫中微有裸形，就惹人驚怪。爲此耶穌苦像，以呂格 Luques 作本，及古希臘堂中穿袍的像爲最宜；聖母像，則以世傳聖路加畫本爲最合。近年葡國欽使進呈一面大鏡，框上刻着西肋納 Syrénes（美人魚）皇上見了不勝詫異，一天問南懷仁道：

「歐洲行這像麼？很不雅！」南神父回奏道：「這是魚類，西國神話家的作品。」皇上道：「終嫌太像女人！」
中國內省，聖教初興地方，婦女却十分拘束，倒也非常熱心，看來歐洲女子，似乎最熱心的，也怕望塵莫及。

*

*

*

二九 治家懿範

中國婦女最難的，便是告解聖事：認罪已是難堪，到男子前去訴告，更如何使得？太夫人明知其故，便叫一般女孩子數數拜見神父，跪地求降福，使他們趁此性明初發，天真未喪的時期，漸漸熟識神父，他年告解不致過於怕羞，冒領聖事。太夫人自己，得便即告解，每涕泣哀歎，不成言語，種種心曲，坦白直陳，不啻瑪達肋納伏在十字

架下，霑淋聖血，盪滌一生罪過。

歐洲幾處地方，每天晚上，父母喚集子女傭僕等公念經文，念畢，兒女求父母降福。太夫人聞之，以爲家庭絕好規範，就叫家人一律照行。太夫人自任師母之職，隨時給傭婦侍婢等誦念聖書，規勸策勉；凡遇聖教禮日，他必欣然率領合家人口，虔敬祈禱，朝拜天主。

*

*

*

三十 壽辰喜慶

孝親敬長，原是人倫大本，更是中國的治國大經。蓋若子女常能孝敬生身父母，百姓愛戴君上，天下就如一家，互相親愛輯睦，不會造亂鬧事了。爲此緣故，凡遇皇上聖壽，督撫官長的生辰，必舉行慶祝。父母誕日，更不消說，父母穿了禮服，端坐堂上，子女跪地叩拜，致

敬盡誠；父母死後，也年年追荐跪拜，一如生時：禮俗如此，通國一律。
（按跪拜亡人，已經宗座嚴禁不行。）

（續會慶母親壽辰，非常熱鬧，一連八天大張筵席，演戲唱曲，官員紳士，俱到府送禮晉賀，續會親到大門口拜接。就在那年，皇上聞得太夫人年高德茂，貞節彪炳，着特賞鑲銀錦袍一襲，珠寶鳳冠一頂，（一如書首所載，）又封爲一淑人，一稱爲賢德之婦。

太夫人欽承聖旨，就在壽日，穿了欽賜錦袍，受子女僕婢等團拜；過後，將袍上銀花，與冠上珠寶，一一卸下，捨給窮人，或裝飾祭臺，奉獻天主。壽慶間，續會屢請一觀戲劇，太夫人嚴辭謝却；蓋此種戲劇，雖極純正，表演列代君王及名人的事蹟，且有特別廳座，婦女可坐着觀看，不被他人瞥見，但奉教婦女，終不敢到場；卽偶然好奇，看了一會，告解時亦必認罪痛悔。太夫人則於宴客演戲時，獨往宅內小

堂中祈禱；越數日，又到聖母堂中，感謝天主生養保存之大恩，並將子女親友所表敬忱，一齊歸奉天主，不敢自當。賢智如斯，莫怪朝廷與地方官員稱仰不置，窮人受其惠者更頌德不忘。

*

*

*

三 一 周 急 濟 困

太夫人有兄弟三人，家資原來豐厚，但因肆意揮霍，家道漸漸衰落，不得已請太夫人的神師轉乞濟助。太夫人樂然量助，一面周他們的急困，一面喜他們迫於窮乏，稍稍收心，改轍向善。逮後聞知他們慾望未滿，頗有怨意，便叫人給他們說道：「妹有許多昆弟，（即指窮人，）比你們更窮，亟須施濟。」并給神師說：「此般昆弟（窮人，）承耶穌基利斯督相託，更親更密；那輩以血肉相關，尚須施助，

此輩以聖寵相系，不更關懷麼？又說：「說到此事，敢直情相告。昔聞神父述吾主言道：『誰爲我的兄弟父母？』那行在天吾父意旨的，才是我的兄弟父母。」今泰西教士，宣傳耶穌基利斯督，教我成爲天主的兒女，卽是我的父母兄弟親戚了，故將針指所積的微資，供給他們，是所甘心。以我看來，維持教士們的生活，卽是與他們共同傳教救人；且神父們來源微微，開支浩大，到處救助信友，不取分文，又交結官長紳士，所費不資，不知如何度日。又說：「我深羨瑪爾大與瑪大肋納姊妹二人，當救世主佈道訓民時，接到家中，私資供養，躬親服役，何等幸福！今神父們繼續吾主傳教，教友們不該略効微勞麼？」

一六七五年（卽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幸臨聖堂，及耶穌會士住院，欽賜御書「敬天」二字；「天」字，係中國習用詞語，指說

天主。神父們就將此二字，裝上極華麗的框子，高懸堂門口，表彰皇上保護傳教之至意；且摹做多張，寄送各堂；多明我與方濟各會士也都做製，懸掛堂中。太夫人得京中來信，知悉此事，就叫人摹寫二字，高一尺，製了兩個極華美的框子，刻着五爪金龍，懸掛上海與松江天主堂中，共費三百利物爾。合銀七十五兩

＊

＊

＊

三二 參觀聖堂

在上海堂中，（註一）——太夫人辦有許多聖像，極壯觀，復活與聖誕兩日，教友來瞻禮者每有八九千人。這堂素日只男子可去，太夫人欲一往參觀，聊盡敬主之禮；本堂神父知道了，就率傭僕輩避居城外，教士之聖墓堂中。先由太夫人的兄弟數人，把守街道，不許

男子闖入。太夫人便約六十位親戚與貴紳婦女，肩輿來堂，一到，卽伏地叩拜，其時熱心誠意，惟天上神明能知能道了。繼而參閱他辦的救世聖蹟像，不覺神遊天外。蓋救世聖地，太夫人心嚮往之者，很深很切，只因中國法律與自己分位，不能親往拜謁，今見各像，猶如身歷其境，酬償素願，欣幸何如！

神功畢，一同參觀神父住房，得知上海及松江所屬各堂，每年付洗約四千人，全中國一萬四五千，不勝懽慰。他看聖教，一如自己本家，一般新友，正如本家子女，振振繩繩，繞膝承歡，適如先知達味說的：「爾衆子如新栽阿里伐林，繞四座。」論此多多新友，却都是太夫人的子女，蓋教士辦的種種事業，都是太夫人贊助成功的。

註一——江南傳教史載：教士初到上海，文定公迎至宅中，住二日

後館之於南門外桑園友家；又二月，於宅西另建一堂以處之。及一六三七年，潘公國光至，即於安仁里購潘姓屋，改爲聖堂，（即今之老天主堂）爲男教友瞻禮之所，而文定公宅西之堂，稱爲聖母堂，專爲女教友瞻禮所。太夫人所參觀者，是爲安仁里之聖堂，故曰「素日只男子可去。」又後，聖母堂售於陸姓教友，（即陸伯鴻先生之上祖）今稱爲「過街弄陸家」者是也。

*

*

*

三三 佟夫人事

其時南京城中有位太太，是總督（佟國器）的夫人。這位太太熱心聖教，正與太太夫人相同。他洗名亞加大，先行感化丈夫。佟公歷

官四省，常勤求聖教道義，只因娶有偏室，不能領洗，但却造了幾座聖堂，安頓教士；教難時，因他扶教甚力，押解北京，仍竭力保障聖教，與奉教之人，一般無二。天主鑒其誠心，默助他退却嬖妾，只留正配，率領家人三百名一同領洗，成了個聖善家庭；每日晚上，公同念經，佟公長跪前列，誠心拜主，作合家表率。領洗時取名彌額爾，正效此總領天神，到處捍衛聖教。太夫人聞知此事，深慕總督與夫人的熱心，雖依俗例，婦女不能與外人通函問候，但欲與佟夫人交識，就備了信札與禮物，託神師轉寄南京。佟夫人回函作謝，情施意懇，大有聖教初創時，衆信友一心一德之概。

＊

＊

＊

三四 樂善好施

人家每說，婦人們識見短淺，器量窄狹，不能幹甚麼大事：今談到太夫人，我怕世間偉男子，也要退讓三舍。

蓋太夫人生雖富貴，仍是克勤克儉，將十指所得，逐日節下的錢，都爲聖教及濟貧使用：在本鄉已造了三十五座聖堂，在外省尙有九座，統觀中國全國，幾沒有一聖堂，一禱所，一教區，一善會，不曾沾他恩惠的；這還不算，又備了許多禮物，寄送外國，要一般士女，都虔誠崇奉眞主。

那時他的神師，（卽是本書的作者柏應理神父，）適奉使要到羅瑪，太夫人就想起耶穌會士在中國熱心傳教，救得許多靈魂，都是會祖聖依納爵倡導的功效，就打了金聖爵一具，繡了祭服數襲，

託神父帶到羅瑪，獻聖依納爵堂中。松江女教友聞知此事，各將首飾戒指耳環手鐲等爭前送上，用作聖京內敬禮天主的用品。太夫人又想聖方濟各沙勿略勸化印度日本之後，死於中國邊口，功業烜赫，故也製了祭服及他種繡品，獻聖人墓上。又聞羅瑪的耶穌會堂，比國的瑪利納 Malines，巴黎的初學院，都奉聖方濟各沙勿略為主保，便將自己和女兒輩繡的物件，分送各堂。又知神師將覲見教宗，陳奏中國教務，就購了四百冊教士著的中國書，請神師進貢；教宗接了，非常欣悅，便令標明來歷，貯藏華諦岡圖書館中。余就想起，從前意國瑪底達公主 *Princesse Mathilde* 將已爵邑捐贈教廷，教廷便令建碑立石，稱頌功德，供設聖伯多祿大堂及旁宮內，昭垂後世；而今太夫人僅有祖遺私產，且育子女八口，竟辦了如許事業，若有那公主之富，則爲中國聖教創的基業，豈有遜於公主他年亦蒙教廷

推崇褒揚，亦是意料中事。

*

*

*

三五 拯救煉靈

太夫人憐助已亡信友之熱心，不亞於勸化外教之誠切：凡遇貧窮信友去世，無力殯殮，太夫人就給他們辦棺具，給喪費，覓地安葬。若遇松江上海兩處信友逝世，必請神父獻彌撒，冀彼早脫煉苦。又凡窮人來乞哀矜，太夫人一頭施與，一頭囑他爲煉靈念串經或玫瑰經若干串，并爲兒子續會祈求。

其時有多明我會士在隣省傳教，太夫人輒寄錢去，請他們爲煉靈獻祭，并將自己所得該會的通功恩赦，悉讓煉獄靈魂。凡那會神父到上海或松江幫行聖事，一切盤川使費，都由太夫人酬償，并給

他們購買聖書聖像等一切所需。

太夫人造了追思臺一座，封齋期內，天天爲本年內各堂已亡信友行追思禮。臺上寫着亡者姓名，各方信友按期到堂滿四規時，見了他們亡故的親戚朋友的名，不勝欣感。

天主鑒太夫人誠心，給他多多奇聞奇見。一天，宛見丈夫及近亡的兒子前來，（註一）——說賴天主仁慈，將升天國；太夫人聞了，深刻在心，便益加祈禱哀矜，救拔他們靈魂。有時恍惚見耶穌基利斯督舉着雙手，激勉他資助聖堂，施濟貧困。有時則見童貞聖母抱着聖子，好言安慰，并許時時保佑。有時則見天神，或嬰孩靈魂，道謝付洗之恩，得享天堂榮福。此類之事尚多，是否天主特別寵眷，或屬太夫人心神作用，却難辨別；只太夫人滿心思念天主，拯救人靈，故於夢寐之間，若聞若見，亦屬可能。

註一——按遠度卒於順治癸巳（一六五三年）季子述曾卒於

康熙己酉（一六六九年）曰「近亡」或於是年得夢也。

*

*

*

三六 敬重聖物

教中一切聖物，太夫人非常敬重，一則用來增加自己熱心，二則救助他人困苦。爲此聖水，苦像，聖蠟，聖灰，聖枝，聖骨等等，都看的像珍寶一般，療治諸苦諸患的妙藥。凡遇什麼災難，遭什麼危險，太夫人便用那聖物，作救災的利具，護身的寶符。一天在江西，正與女兒輩在房中繡聖蠟袋，忽爾霹靂一聲，從房中穿過，打到隔壁人家，擊毀東西不少，太夫人與女兒輩，毫髮不損，太夫人便信是聖蠟之功，仰恃更切。

凡人有病，太夫人也用聖物去醫治；他家中原有許多祖傳的丹方秘訣，凡人來討，便將聖物和藥餌，一同給發。家中常供養幾個婦女，外間遇有病人，便教他們出去，施藥服事，如西國仁愛會修女一般。

*

*

*

三七 喪禮雜談

大概人們，說起死亡喪事，便繃眉蹙額，訥訥不欲道，獨中國人不然，倒當作一件正經。稍有年紀，第一件事，便是覓塊墳地，辦副棺具，稱作壽器；壽器辦就，接到家中，每設酒相慶。若沒錢買塊地，做口棺，就算沒有福氣，心中悶悶不樂。太夫人明知就裏，便借此勸人棄邪歸正：見人沒有墳地，沒錢做棺，就許給他身後料理一切，那人就甘

心進教了。

中國人注重喪事，也有緣故：蓋他們不明真道，只信出世之後，將見父母祖宗於地下，爲此屍軀洗得乾淨，衣裳穿得齊整，且停在家中多年多月，待得一塊好坟地，然後邀到三親四眷，熱鬧埋葬。前已說過，太夫人的祖父閣老太太，見得通國人民，崇視坟塋，都以坟墓爲神聖之所，莫敢侵犯，且得派人看守，灑掃修治，故曾勸各處教士，置買田園，作死後埋葬之所；并在墓旁建造小堂，作教難時避跡之處，或給後來的教士居住。信友不時上墓，與祭祈禱，因此多數信友，喜在教士墓旁埋葬，冀得通功之恩。

新近德籍恩理格神父 P. Chrétien Herdrich S. J. 在山西及河南傳教十年之後，（續）曾召恩理格神父到河南傳教事，見上四三頁，）被召到京，襄理欽天監事務；過了數年，皇上准恩公返山西看視教

友，不料就死在絳州，（時一六八四年）皇上就寫了一副匾額，遣比蒙德籍閔明我神父 P. Philippe M. Grimaldi S. J. 送去，刻在一石，砌在墓上，至今不勝其榮。還有葡萄牙安文思神父 P. Gabri. I de Magalhães S. J. 和西濟利利類思神父 P. Louis Buglio S. J. 那兩位在朝中供職有三十年之久，死後，皇上各賞紋銀二百兩，絹十疋，作喪事的用；又飭名手畫了他們的像，存藏宮中。湯若望神父死後，更加榮耀：這位神父在朝廷辦了許多事，遭了許多難，年七十六告終，皇上就賞銀五百餘兩治喪，又賞絹十疋。出葬時，將欽賜的絹，飾着十字架與許多聖像，前鼓後樂，香烟繚繞，由北京大街上出發；皇上特遣二大臣臨葬，將詔文一道，供黃亭內，抬着前行。葬事畢，大臣復命，皇上又細詢一切，眷念不置。以上種種，可見中國喪禮非常隆重。

近年來歐洲異端教人偏要滅除喪典，中國不然，凡舉喪事，稱家

有無：富家棺具，必採四川產的楠木，或他種貴料，值銀六百兩以上；棺外又有極厚套子，厚塗瀝青，再加髹漆，光瑩奪目，不啻書房中的櫥櫃。爲此聖教中舉喪，亦不尙儉嗇，教外人都喜觀看，因而參究教義，興念歸正者亦不少：所關非輕，不可慢視。

＊

＊

＊

三八 預備臨終

太夫人年事已高，少不得料理身後事，纔會便爲他備辦一口棺木，價值八百兩銀子，人家稱羨不置。原來父母未死，兒輩先爲備辦棺木，歐洲人看了，都要納罕，在中國却是件孝道。因養生送死，是爲子的第一件事：等到父母死後，才治棺具，草率將事，怠慢父母遺體，不但孝子於心不忍，卽父母彌留之際，也不免掛心：中國人心理如

是，無可多怪。

雖說如此，太夫人心中掛念的，却不在此：蓋肉身一死，無論貧賤富貴，都成朽物，便有金棺玉壙，自己也不知不覺，有何好處？因此太夫人只顧料理靈魂，希望得個安死，死於自己的神師手中。何奈這位神師，適奉命須返歐洲，商議中國教務；自此一別，諒難再會，太夫人想到此間，不禁中心戚戚，便請神師到家，先祝聖自己的墓穴，穴在松江城外，丈夫（遠度）墓旁。

那時上海只有一位神父，姓潘，名瑪諾，P. Emanuel Laurifice S. J. 西濟里亞人氏，到中國纔只六個月。太夫人覺得身子有些不適，便遣人去請潘公，一來爲省視本地信友，二來爲預備自己臨終。神父得信，連卽動身，住松堂數日，給教友聽告舉祭；主日那天，則到太夫人宅內行祭，合家人俱領聖體。聖事畢，潘公看太夫人病勢尙輕，無甚

危險，便欲告辭，過回上海；太夫人微笑道：「請神父暫留，瞻禮五才可回去。」神父聞言，只得住下。太夫人明知就該去世，便預備終傅，將本堂及聖母等會的一切事務，都交媳婦斐理伯夫人接理。（註一）
（一）——又立下字據，將田百畝捐與聖母堂爲公產。（註二）——繼而喚到續會，囑付一切，說道：「汝爲聖教會出力許多，爲娘的很是感激，此番一別，還許有一天在天國相見；但須堅心定意，遵奉聖教，欽崇眞主，給教友們作個表率，加意恩愛保護，像慈父賢師一般。只看汝外祖父，閣老爹爹，在內虔誠奉事天主，在外竭力盡忠君上，榮顯了我一家，汝該牢記不忘，作汝一生的模範。」

註一——斐理伯夫人，已不可考，或爲長媳李夫人之誤，或爲述會。
續會之夫人。

註二

按此聖母堂，今已失考。但今邱家灣，原有大堂一座，相傳爲太夫人所建，作教士常駐之所；雍乾間沒收拆除，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由當局給還，明年重建大堂，改稱聖心堂。堂東半里許，馬耆寺後，有空地一方，（近丈七畝二分，）界石七八方，均駁落難辨，（似爲清初舊物，）建有領報堂一座，爲道咸間教友瞻禮所，或卽太夫人所建聖母堂之遺址歟。據適志齋集，城內集仙街，許氏有第宅一座，太夫人駐此，赴堂瞻禮，亦甚便也。上五七頁謂聖母堂在城外，是否誤筆，殊難測料；惟當時男女信友，分堂瞻禮，則男在邱家灣，女在馬耆寺，亦所可能。

*

*

*

三九 安然逝世

太夫人說了這些話，一切教務安排妥貼之後，就領終傅聖事。那時神志清明，意極安閒，照聖教禮規，擦罷眼目，耳朶，鼻管，嘴唇，手掌後，太夫人便啓問：「還有腰間，爲甚麼不擦？」神父答道：「凡給婦女終傅，便在歐洲也不擦腰間，免傷羞恥。」太夫人聞了感服，便明白中國耶穌會士，給婦女終傅，并不擦腳背的緣故。

平日，太夫人常將自己祭獻天主，絕盡私意，一切境遇，均由天主制定，故皆欣欣樂受；今見得自己的靈魂，將與肉身分離，與天主永遠相偕，正是一生渴望的事，滿心快樂，自不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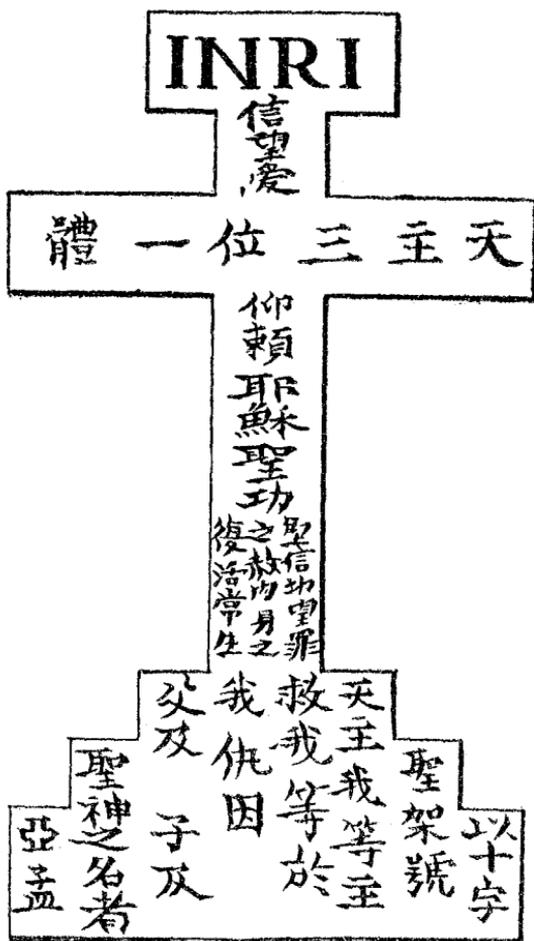
松江信教人家，由神父們指授，家家作個十字架，有銀的，有銅的，也有木的，爲死後隨身埋藏墓中；架上刻着一信德誓言，至死不背

聖教，并依賴耶穌基利斯督之功勳，盼望升天」等字句。太夫人早製有一個銀的，一面刻着：「信望愛天主三位一體，仰賴耶穌聖功，堅心切望罪之赦，肉身之復活常生。」又一面刻：「我信其受難云云，被釘十字架死。」

那十字架又有個座腳，一面刻道：「以十字聖架號，天主，我等主，救我等，於我仇，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亞孟。」又一面，是太夫人死後刻上的，載着名字，領洗的日子，年歲，住址，及死的年月日，卽是一六八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三日，）時約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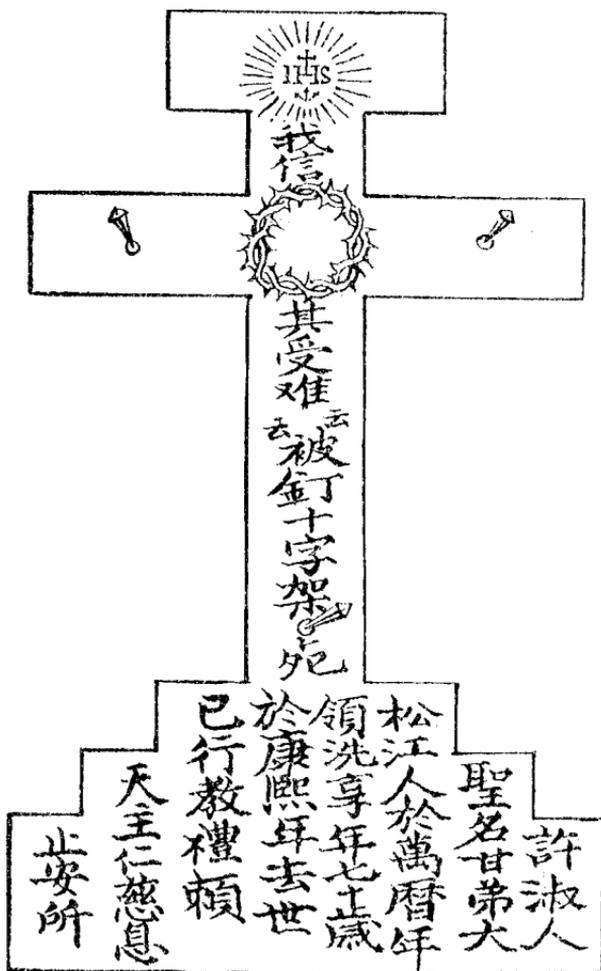
再說太夫人瞑目時，非常安和，毫無痛苦形狀，而且面形喜色，宛似見了天堂，或見救世主及天神來接登天的一般。（註一）
今將那架的圖樣刻在後面，使閱者得個明瞭。（註二）

(正 面)



中國信友墓中十字架圖

(面 背)



註

一——鶴沙自序曰：庚申（一六八〇年）秋八月，母偶示疾，忽

謂侍者曰：「吾九月初，將謝世矣，但朔二日，吾子誕辰，姑緩之：

誕辰與忌辰同日，非吾願也。」余驟聞斯言，魂膽駭喪，但細察

情景，言語安祥，神氣清朗，無異平日，心驚疑不定。至九月朔旦，

與續會訣曰：「汝爲我故，悞汝八年進步，此後汝當自勉矣。」

余泣對曰：「但願母壽百歲，爲子者亦得息肩藏拙，于願足矣；

設有不諱，自揣年近六旬，斷不能再奔走於四方也。」母色喜

曰：「審如是，我心安然矣。」朔三日乃長逝，本年十一月合葬

于北庫之原。

註

二——按那圖座脚上寫的是：「許淑人，聖名甘弟大，松江人，於

萬曆年領洗，享年七十歲，於康熙年去世。已行教禮，賴天主教仁慈，息止安所。——這幾句話，想是柏公據意想填上的，不是原文。

因夫人去世時，公已到澳門，不曾見過原文，故約略寫了一萬曆年，康熙年，「不曾說明那年那月；所說「享年七十歲，「看來也不準確；現正訪尋太夫人之墓，得到原物時，再行更正不晚。

*

*

*

四十 終後情形

纘曾告養在家，已有多年，茲見母親棄養，哀痛罔極，卽刻卸下衣衫，穿上白褂，腰間纏着麻經，脚下履着草鞋，先到母親屍前三跪九叩首，繼而撫屍號哭；一家大小人口，也都如是。入殮之後，便作訃文一道，敘述母親的一生事蹟，又叫人刻板印刷，發給官紳親友。孝堂中設桌一張，鋪上白布一大幅，點着蠟燭，焚着香料；又張着白帷一

頂，婦女在帷內圍屍而哭，帷上掛着一幀太夫人的玉照，出喪時，即奉此照同行。畫照之法，先聘名手數人，若考試樣兒，共聚一室中，各照樣本摹繪，便選最佳的取用。

其時城中大小官員都來行弔。照中國習俗，弔者先到更衣室，卸了官服，穿上白袍，執着弔儀而出。弔儀大概是香料數兩，白絹一二疋；又有一對蠟燭，這蠟是一種樹上的蠟蟲吐的涎沫煉成的，焚時微有香氣，比蜜蠟更貴。官員們到了帷帳前，就跪地三叩頭，叩畢，纔會從帷中出來，答叩三頭；於是相禮的引領官員回到更衣室，穿換了官服，各各回衙。這禮行了數日才畢，纔會便穿了孝服，從着禮人，到城中各衙門去答謝；就在衙門口攤了白氈毯，跪地三叩首，起身向別家去。

中國喪禮，原有幾條含有異端意味，早由教士一一禁絕；只有叩

頭一項，尚還存在，爲的是這種行爲，是中國人民對於父母官長皇帝等在生時通行的禮儀，只爲表示敬情，沒有別的用意。（按跪拜亡人，已由聖教會嚴禁，不可復生異議。）

其時松江合城人民，都敬仰太夫人一如聖人，貧苦人視如慈母，全省信友奉爲諸德之懿範，全國教士視爲急難之救星，一朝溘逝，哀悼不可言狀。且若天主不在歐洲選了個女子，接續太夫人幫助傳揚聖教，後日教務，不堪設想。蓋今中國却不少善良信友，但要找一個熱心出衆，愛德卓越，人人信服，聲望隆重，辦事精幹，像太夫人一般的，實是難得：太夫人誠是古今罕匹，中國聖教中獨一無二的女士。

太夫人生前如彼，死後復如此，誠爲古經喻言篇中天主聖神大稱而特稱的賢婦。

潘神父送了太夫人終後，即報屬下各堂信友及各會會員；人人哀痛，個個流淚，并爲亡者竭誠祈禱，俾得早登天國，永享榮福。

太夫人在生時，耶穌會總長曾令普世本會司鐸爲太夫人舉彌撒三臺，凡非司鐸者，誦玫瑰經三串，聊報太夫人種種恩施；及得訃音，復令普世會士舉祭誦經如前，悉按本會成章：耶穌會之感念太夫人如此！

＊

＊

＊

結 語

余作此篇，並無別意，只是要歐洲士女稍稍認識這位夫人的大功德，且仿刻中國帶來的玉照，放在篇首，使讀者瞻睹遺容，倣效遺範，慨然相助中國傳教事務，拯救多多人靈。

原來歐洲不少熱心婦女，很關心中國教務；只如西班牙的亞物依羅公爵夫人 Duchesse d'Aveiro 一副熱心，與古昔聖熱羅尼莫講的羅瑪貴婦一般；法國冉納的 Genes 洛默里尼夫人 Mme Lomellini 熱心也不稍讓。又有昂物爾 Aveus 的姊妹三人，欲捐造一架聖體寶座，及聞中國信友的熱心，便改願給中國捐造一座聖堂。巴黎某夫人聞得中國願栽培本籍教士，以備教難時接代西教士治理教務，卽認捐一支巨款，培植一名耶穌會修士。

原來培植本籍教士一節，閣老徐保祿與奉教官紳早已見到；太夫人聞日本聖教連年被難，慘不忍聞，關懷更切。當今皇上很優遇在朝教士，且物色一人接南懷仁治理歷務；中國聖教前途，正未可量也。

值此蕩蕩中國稼多工少之際，惟望熱心之傳教士日盛月增，奉

教王公協力保護，各方信友同心祈禱，慷慨濟助，皇上督撫與地方官長優禮相待，得以光榮天主，拯救人靈。余知許母徐太夫人甘第大，在世已盡四十年之辛勞，今在天上，必籲求上主俯就余之志願也，無任懇祝。

中國傳教士耶穌會柏應理頓首

P. Simon Zi S. J.

HISTOIRE
D'UNE DAME CHRETIENNE DE CHINE
ou
MADAME CANDIDE HIU

(1607 — 1680)

par le P. Phil. Couplet S. J.



一位中國奉教太太

一九三八年初版

泰西柏應理編撰

上海徐允希譯註

上海土山灣印行

上海惠主教准刊

